



金文通公集卷之十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送別駕張立甫之任揚州序

攷故事掌倅貳郡政與長吏均禮凡兵民錢穀戶口
賦役獄訟聽斷之事可否裁決與守通簽所部官有
善否及職事修廢得刺舉以聞別駕之爲任蓋綦重
云。余嘗守邢州四年。邢地瘠賦輕民淳訟簡似爲守

者猶易以治。而時有別駕某能通經術識世務其助
余良亦不淺。他則竟為贅員。而反滋余以廢事之憂。
余是以知別駕之任匪輕也。憶曩日邢之士大夫。攷
攷以經術課子弟者。惟鉅鹿大銀臺重光張公為最。
今公次君立甫以侍衛

特恩通判揚州。公言于余曰。吾子方事咕嗶。一旦佐郡
且維揚劇地。懼弗克任。奈何。余曰。公之教子素矣。余
久知公子弟中必有能以經術潤飾吏事者。揚固劇
郡乎。以通經學古能讀父書之立甫佐之。其為二千

石將伯之助。非止一端也。已。嗚呼。向使余不為守。則
亦未知別駕之任之重。向使余不獲交于張公。則亦
烏知立甫之能勝別駕之任。如此其綽然也。故于其
行也。信而喜之。為之序以贈焉。

愈少愈貴愈直愈婉
陳百史先生評

送別駕陸英一之任平陽序

當湖陸子英一。聰明特達。吳越間號稱神童。垂髫食餼。年甫二十。爲學使者所選拔。來貢于

廷。得高等。通判平陽府。陸子不以得官爲幸。而察其意。似以未獲發其所蓄。中兩榜爲快快。知陸子者。亦相與咨嗟惋惜。謂如此英妙儒者。不得大究其學。輒佐郡以去。余曰。是未知陸子真儒者。也是未知儒者之效無施而不宜也。按別駕之設。始自漢。隋唐因之。迭有廢復。宋乾德初。始置諸州通判。懲五季藩鎮專擅。

之弊而以儒臣臨制之。號稱監州。其官雖郡佐而其
人間有出于朝廷之特命。不以官資之崇卑論。若是
乎。重儒以重判也。所由來矣。非明六藝通文學。識聖
賢之理。究先王之術者。弗克與二千石共襄廉平之
治。陸子雖年少。端謹通亮。于書無所不讀。不負古賢
良文學之選。今往判平陽。我知必能佐其守。爲良二
千石。使庶民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聲。有治理
效也。嗚呼。余嘗讀漢循吏傳。孝武之世。能以化治稱
者。惟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倪寬。居官可紀三
人。皆儒者。通于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
子器之。然則爲吏。患不儒者。患不兩榜哉。陸子何必
以此怏怏。而知陸子者。亦不必咨嗟惋惜。虞其學之
有弗究也。異日政成奏最。爲

聖天子所器。如漢三公。始信儒效。固彰彰不誣耳。英一
名世楷。其父名濬。睿者。舉丙戌孝廉。與余兒世濂。有
同譜誼。稔其家學。有自。故爲之序。以券之。

旣無剽掠之習。又能截去游移公用語。韓歐未可
許人。今乃見之盛事也。

陳百史先生評

送泰州貳守孫茂先之任序

大廷尉北海孫公有子文學君茂先以侍衛恩例除同知泰州事將行廷尉公謂予曰吾兒鉛槧書生不習吏治請有以教之。余曰公之所以教貳守者足矣。何待余言。昔歐陽永叔之母告永叔曰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我求其生不得耳。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嗚呼。其心厚于仁者耶。此吾知汝父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以後永叔文章政事。

果擅美一時今公爲廷尉每遇廷鞫大案嘗多所平
反求其生而有得者不知其凡幾公雖不以告人而
公之心厚于仁者寧減歐陽崇公哉我知茂先以仁
者之後往貳是州且讀書識道理必能守其家法凡
所爲明刑簡訟蠲煩除苛以佐其守爲賢刺史而俾
秦人之蒙其休澤者將一如當年滁人之于歐陽永
叔也故曰公之所以教貳守者足矣何待予言遂書
以送之

謹嚴於法讀如老成教後學前則永叔後則震川

視他文又有古今之別矣家學士言不虛也

陳百

史先生評

送倪玉如宰東流序

富陽倪子玉如以

廷試高等。除池陽之東流令。將行。來別余而言曰。生應詔至禮部。尚擬遲謁選。再試棘闈。以畢生平未了之志。今格于令。遽有民社之膺。未操刀而使割。能無傷指懼乎。且聞東流地狹。民甚瘠。又偏處江濱。時方弗靖。何道以治之。乃可先生其有以教之。余觀其貌。泊乎似有道者也。聽其言。又藹然其為仁人也。是固優于宰者也。因告之曰。子既知邑小而民貧。則為之勸

農桑以裕生計。寬徭役以休民力。抑強暴以安善良。速聽決以省繫獄。凡若此者。皆所以嘉惠疲瘠之地。而與以起色也。子既知長江上游。方苦弗靖。則爲之撫流移以固結土著。興學較以鼓舞士心。諭愚民以利害禍福。使之曉然不惑于訛言。率子弟以孝悌忠信。使之卓然不詭于異趨。凡若此者。皆所以消弭弗靖之萌。而屹若金湯者也。子往矣。吾固知子之優于此矣。異日者以循良奏績膺異數。累爲大官。豎不朽業。使人嘖嘖嘆兩榜中。曾不多得。又何生平有未了。

之志哉。子往矣。倪生唯唯起謝教。余因是目送倪子而竊有感焉。嗚呼。安得今天下之爲吏者。而盡有道仁人也。

有餘于法。有餘于情。似承伏照。應又似單行大雅。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微先生其誰與歸。

陳百

史先生評

送盧雲柯令宿松序

盧生雲柯學道君子也歲戊子以恩選貢于

廷擢高第除授江州宿松令或有為盧生鯁鯁杞憂者

曰松彈丸邑濱江連楚轄有蘆洲頃被洲渚奸宄襲破其城以伊唔未絕之書生一旦握符綰綬俾之外捍震隣之寇內戢反側之奸以撫茲殘黎所為者不甚難乎余曰否否松邑失事非賊也民也非民之奸為亂也吏迫之也亦非吏之喜于迫民亂也奉法太過而惟恐境內洲利不悉歸于上或稍漏于下以致

殫利而召害也。嗚呼。凡此皆爲吏者之不學道。有以使之然也。學道則必愛人。愛人則必不盡其利。不盡其利。又寧遽囂然喪樂生之心。而敢于率其子弟。攻其父母哉。盧生固學道君子也。吾知其必能愛人。必不肯盡民之利者。也。爲保障。不爲繭絲。爲冬日。不爲夏日。何內奸之不戢。隣寇之足震也。然則盧生抱所學。以治松。直易易耳。故于其行也。特爲之伸其說。而併以釋或人之憂。

前後結構渾渾幾無行墨。獨承叔有之。近則再見。

吾友也

陳百史先生評

送姚爾真令南漳序

今日吏治之多窳也。非盡吏之無材也。或人不宜其地。而苦于風土氣候之不相習。或能不配其任。而苦于兵燹殘壞之難爲理。于是其始而聞命也。先有趨趨觀望徘徊不欲前之意。及其抵任也。又多愁居惕處歎息思歸不肯安焉。久居之心。凡地方之利病得失。民情之順拂悲愉。悉置而不問。卽問矣而不詳。且盡求其身。視民家。視國政。行化成。號稱古之循吏者。百不得一焉。無怪乎吏網雖嚴。民生日悴。卒無以宣

布

聖天子軫念邦本。嘉惠元元之至意。而率土賓服之餘。尚有一二草澤遺奸。所在乘間竊發者。時或見告也。雖然。若吏之真材者。無不宜人之地。亦無不配能之任。卽偏遠危險。均有所不辭。吳興姚子有焉。姚子東南名下士也。以拔貢。應順治五年

廷試。居高等。除襄陽南漳令。今選人鮮不視楚爲畏途。甚至寧干規避之罰。以求黜爲幸者。獨姚子一聞除命。輒銳然欲取道中州。從間抵任。并不暇晷。錦里歸。

嗚呼。以余觀于姚子。其真吏之材者也。夫始也。旣無趨趨觀望徘徊不欲前之意。則其繼也。必無愁居惕處歎息思歸不肯安焉。久居之心。而有不詳盡以求地方之利。病得失。民情之順拂。悲愉者乎。他日循吏之稱。舍姚子其誰。漳之民其幸也。夫安得凡爲吏者。而盡若姚子之。不辭遠。不辭危。且險。又何患吏治之多窳也。姚子字爾真。名延儒。其伯仲。延啓。延著。皆成丁亥進士。而姚子其季云。

讀之一氣條理密結無間。今日乃復見歐曾耳。

陳

送張幼仁令沔縣序

嘗聞吏不廉平。則治道衰。欲興治道于今日。舍廉吏
亡繇哉。顧吏之鮮能為廉者。非盡賦性貪墨也。良以
人生不無嗜好。而不有以坊之節之。則其資于已者
必不約。資于已者不約。則其取于世者必奢。一旦得
志居位。惟嗜好是徇。無恠乎廉吏之不槩見也。嗚呼
安得一泊然無所嗜好之人。立于民上。而聿觀廉平
之治乎。乃若金陵張子其人。竊有異焉。張子字幼仁
名循訥。自有生來。口不沾腥。味體不被紈綺。浩浩落

落以古。聖賢為志。有疏水簞瓢之樂趣。富貴功名。舉不以介其懷。殆所謂泊然無所嗜好者也。今年偶值貢士例來試于

廷。居高等。合有司格在他人。或志得而張子不加忻。及除為漢沔。令他人又或苦地惡而張子不加戚。余是以知張子之為廉吏也。必矣。蓋有不待政成而後見者矣。何也。張子既泊然無嗜好。則必無所資於已。無所資于已。則亦必無所取于世。而天下之為廉吏者。更有過于張子乎。吾不獨為沔之人幸。而竊幸今日

治。道之興。有其機也。或者曰。張子曾遇異人。善丹青。又曰。張子通竺典。能一死生。解外膠。噫。吾不能知之矣。

是送張子文。每出一語。必有照應。結束文格。進于

老到 陳百史先生評

送高采夫宰歙縣序

唐陸倕以祠部員外郎出刺歙州。昌黎爲文以送之。有云。當今賦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歙爲富州。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于是知江南賦稅之繁。與歙有富饒之名。自昔爲然。故凡官于歙者。倘惟身圖是便。而無愛民之心。則未有不侈然志得自矜。爲善地者也。若其存心于愛民。能潔已勤職。則未有不惕然懼夫賦重民困。俗悍訟煩。而苦于難治者也。虎林高子采夫以

廷試高等除欵令前代除此者非進士不能得亦鮮有以無意得者高子一落落寒儒竟以無意得之此固宰臣之所薦聞

天子之所選用者也其不輕而重也不更較然哉乃吾觀于高子惕然有懼心焉是殆知所以自重而存心于愛民勤職爲能不有其身圖者耶且今日之欵又與昔異兵燹之餘民瘠而不富矣賦紬而猶取盈矣俗習之刁悍益甚而寇賊出沒山谷間未或衰止矣宜高子之弗視爲善地而惕然有懼心也夫雖然以

高子之懼心歸之將惟恐賦重則困吾民而能不以撫字爲催科乎惟恐民窮則迫爲盜而能不以卯翼爲保障乎其所施設措置必卓然有可觀者吾知欵之民其有瘳矣異日者使欵仍不失爲富州而後乃見高子能無負吾

君吾相之特達知遇則又何必以成進士爲榮也高子其勉乎哉

地里本前賢選人推君相此文章極高處中凡數折而不見虛誦尤爲老氣

陳百史先生評

贈吳江楊邑侯序

楊侯爲晉中儒碩。起家明經。授長興縣。二尹以最聞。擢吳江令。將之任。過余。請益。余吳氓也。不能無言。然亦何能自爲言哉。請以古人之箴令者。爲侯進可乎。嘗讀唐書元結縣令箴。有曰。爲其動靜。是人禍福。爲其噓吸。作人寒燠。煩則人怨。猛則人懼。勿以賞罰。因其喜怒。太寬則慢。豈能行令。太簡則疎。難與爲政。旣明且斷。直焉無情。清而且惠。果然必行。古今爲令之要。盡此矣。侯持此以書諸紳焉。足矣。客有從旁誚余。

者曰吳江劇邑也。賦役繁重。視他省一大郡。又古平江路爲南北孔道。方今師徒往來。不絕于境。資糧扉履。弗給于供。至胥吏之情。僞百出。案牘之雜。沓如山。與夫湖濱遺孽。尚有未靖。兵燹殘黎。亟仰雨膏。視他郡諸邑。尤甚難爲理。是子之所當言于侯者。恐未可一端而盡也。而何僅以古之爲箴告也。毋乃非邑人所望于子。請命長吏之意乎。余曰。此余之所以代邑人請命而敢以箴言進也。彼長吏之恣于民上。而惟所欲爲。罔恤民艱者。曾不自知其出一令焉。而可以

禍福人。吐一言焉。而可以寒燠人。于是有失之煩。而爲人怨者。有失之猛。而爲人懼者。有失之寬。而狐鼠因以縱橫。失之簡。而政務遂成廢閣者。凡若此。以之治蕞爾小邑。不可况視一郡之大。如我邑乎。使侯能三復斯箴。而凜凜于動靜。嗟吸之能爲人禍福。寒燠者如此。其所關不小也。則徵歛必有法。而民可不知重賦之困。迎勞必有方。而民可不知驛騷之苦。馭下必嚴。以察而閭里不聞有胥吏之呼。擾遇事必勤。以辦而几案不睹有塵牘之紛紜。戢暴安良。必種種盡。

心以從事而湖濱息鯨鯢之浪中澤免鴻雁之哀曰
明日斷曰清曰惠雖古之號稱循吏者何以加焉如
是而後不辜我邑人喁喁請命長吏之意也余故無
他言而卒以箴言告于侯客乃唯唯而退因書此以
贈侯之行且計侯之必有聽也

送令文此當第一一篇一氣一氣則千萬語如一
句矣得古文之深如此

陳百史先生評

送同鄉諸學博還南序

上御極之五年夏四月詔策天下明經吾浙之貢于

廷者四十有八人內拔貢生一十八人爲司文者所拔
士之尤皆魁傑少年好古力學以文章意氣自豪者
榜放合有司格三人其十五人皆除廣文去歸其里
將行來就余別各出自序文一首請正余受而讀之
不覺頓足起曰有是哉諸子而僅以司訓往也然司
訓而何以幸得諸子也夫諸子亦知師道之尊乎亦
知師道之所以尊惟能使學者爲有師乎昔胡安定

教授湖州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為學致禮部
貢舉歲所得士安定弟子十常居四五其人賢愚皆
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
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也以是學者
有師首稱安定今諸子既居安定之位而受若事矣
必當以安定之教授湖州者為學者師使禮樂仁義
蔚然而興而文體之返雅還醇人心之反邪歸正世
道之撥亂為治胥諸子為師之責也師道不綦尊哉
若夫及今歲大比奪桂榜魁南宮取巍科高第如拾

芥此諸子章句事耳不足為諸子賀也十五子為誰
虎林則江子玉畏何子又彬黃子闇叔葉子月升若
上則沈子丹穎孫子眉仙朱子炎馭吳子問圓李子
又喁嘉禾則郁子文韜勞子雲將周子采臣支子惠
侯及我家劍耿藍珂一時壇幃相望化雨繽紛盡在
吳山越水間倘異日者諸子之及門猶得追邇所自
而相與語曰憶疇昔里人金某曾為文以贈之有云
魁傑少年好古力學以文章意氣自豪者即吾師也
則予有厚幸矣諸子勉之

予亦有文遜此簡變而貫

陳百史先生評

送張道先司訓浦江序

昔宋室舉士有明于體用科。歐陽永叔嘗薦眉州布衣蘇洵。履行純固性識明達論議精于物理而善識變權。文章不爲空言而期于有用。余讀書至此未嘗不輟卷嘆息以體用兼備如蘇公能知人薦引如歐陽氏而卒不獲竟其大用則亦其命爲之也。非學之咎也。海虞張生道先名煒如者性穎異髫年餽于庠。操履純篤鄙經生家言爲鞿悅而慨然有志實用之學。讀書史能詳古人行事本末以推見其當否得失。

每爲人說如身履其間使聽者曉然如目見至兵刑錢穀有裨民生國用之幾務無不留心體究洞悉端委殆所謂論議精于物理文章不爲空言者道先庶幾其有焉顧數奇卒亦困頓諸生今年以歲薦士貢于

廷除婺之浦江訓或者曰此經濟才也不民社之司而僅以之秉鐸教士如明于體用之學何余曰否今天下之鮮吏治由士人之矜聲悅而鮮實學也使道先于淑人之餘益進其所學而理明氣充將他日無事

不可辨安在無知人如歐陽氏者起而爲之薦引以竟其大用俾天下睹真儒實學之效爲眉州布衣所未能得之遭逢也道先往矣惟自信其學而益加懋勉焉可矣

每爲人說如身履其間以評此文庶幾近之

陳百

史先生評

送族子劔耿分訓東陽序

昔吾鄉有秉鐸者請益于陽明先生曰敢問教何以哉先生曰其學乎盡吾之所以學者而教行焉耳曰學何以哉先生曰其教乎盡吾之所以教者而學成焉耳若是乎教與學之還相長而未嘗有窮也吾家劔耿子英少聰穎能嚮古力學不專舉學業梯榮進而毅然以文章之道爲己任方日孜孜焉黽勉于學豈暇爲人師耶乃一旦以譽髦之選貢于

廷朝射策夕司教矣行且擁臯比之東陽向余請益余

曰。吾何以益子哉。子亦服膺陽明先生之言。可已。其曰。盡吾之所以學者。而教行焉。則學有未至。教不行也。不期乎古。聖賢之爲學。學未至也。其曰。盡吾之所以教者。而學成焉。則教有未至。學不成也。不期乎古。聖賢之所以教其弟子。教未至也。然則何爲古聖賢之學哉。明倫而已矣。子其務所以明之。而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能使無一念之或昧。其理則學至矣。而教有不行焉者乎。然則何爲古聖賢之所以教其子弟哉。尊經而已矣。子其務所以尊之。而于

易書詩春秋禮樂之義。能使無一人之不崇其本。則教至矣。而學有不成焉者乎。教行學成。則子卽不崇舉業。而舉業莫大于是矣。不梯榮進而榮進亦莫過于是矣。區區文章之道。足以竟子之任哉。子行矣。其慎無忘陽明先生之言。而并爲我諭之。汝弟藍珂使之往。訓壽昌亦猶是焉。庶幾陽明教學一脉。克紹于我家。其爲余之光。藉何如也。

說得如此鄭重其法更變

陳百史先生評

送朱炎馭司訓新昌序

吳興望族。蓮莊朱氏爲最。有中翰朱襟海先生者。博學篤行。粹乎有道君子也。與先子爲金石交。余少時嘗從先子侍側。襟海先生輒以猶子視余。因邀余館穀。偕其嗣自超。季直千里三君者。讀書山樓。雪案螢窓。勗勉倍至。余與三君意氣相得。猶之先子。與襟海先生也。未幾余僥倖一第。而自超以高才鬱其所蓄。不得奮見于時。竟齋志以沒。季直千里皆茂才高等。亦復鍛羽。余因疑仁者有後之說。所謂不發于身必

于其子孫豈虛語耶。而博學篤行如襟海先生者。既抑其大用。又屯其後嗣。耶天之難誰抑。至此耶。今戊子歲。吳興有貢于

廷者。爲朱子炎馭。名奕軒。其制舉。藉足以芥拾科第。而又能爲古文辭。有卓然大家之風。竊與吾友百史彥升。咄咄異之。此誰氏子乎。詢之。乃知爲季直子。卽襟海先生之孫也。余是以嘆仁者有後。非虛語也。孰謂博學篤行粹乎。有道者而竟無後嗣。以大其家聲也。顧炎馭方少年。其功名之遠大。毋論而將來益肆力

于文章。其所至。又寧可量哉。茲以司訓新昌。往故爲之述其祖父世誼。以見能爲人師者。亦必有所自。而又以見先子之交友。爲能得人。如此。試以質之季直。千里兩君。余言妄乎否也。

尚須多爲辭說否。前則永叔。後則震川矣。

陳百史

先生評

送陳心簡南歸序

余同官陳百史先生長子心簡偕余兒世漢並徼入侍異數奉

詔來京繼而有出佐州郡之命。韎韜負劔趨走

天子之廷者。將一旦側身懾息于州郡長吏之前。或者

疑之曰。如異數何。余曰。此乃所以為

朝廷之異數也。蓋不欲卿大夫子弟鮮衣怒馬。純袴相

矜。耗其精力於衣服飲食間。而令之親近小民。曉習

吏務。庶幾與制科選舉並收得人之實。用也。又恐驟

然握符綰綬而臨于民上。簿書錢穀之鞅掌。未嘗肯
綦一試。輒蹶不若。姑令之貳于長吏。某也得。可爲法
某也失。可爲戒。庶幾奮發砥礪。他日者。必有良二千
石與賢刺史出于其間也。又恐年幼子弟。以不學未
成之才。而槩令服官。鮮不冥冥從事。非國家愛養人
材至意。于是年不滿二旬者。姑緩除授。俾得承父兄
之訓。資師友之功。充其學問。而後試以吏治。庶免不
學無術之譏也。嗚呼。此非

朝廷之異數而何哉。心簡與余兒皆在緩除之列。願余

兒質魯未學。余又弗能教。惴惴焉。流光易逝。有辜異
數。而心簡性穎。異開卷海納百史。先生肆力於文章
政事之學。所以教子者。又有其傳。我知其必能讀父
書以答

君恩也。今心簡以將母南歸。故于其行也。告以
朝廷之異數。乃若此。而又非獨爲心簡告也。

長者一言勝橐金十倍。且世世寶之。永以爲訓。

百史先生評

贈太學張生三省序

今日之爲制舉莠者。浮靡佻詭。不可方物。求其一遵格律。近于先正者鮮矣。進而求之。古文詞。知所宗嚮。不惑時趨者。什不得一焉。又進而求之。考亭南軒。陽明龍溪。明理究性之學。能窺其藩籬。望其津涯者。千百不得一焉。豈世無師法歟。抑學徒之狃于習俗。溺而忘返。卽有其人焉。作則于上。而莫之應歟。以余觀于太學張生。殆卓然特立之士也。其爲舉子業。則痛剗惡習。有先正遺意。其爲古文詞。所嚮慕而效法者。

韓歐大家。古今文兼得。所宗可謂難矣。而尤篤志學。聖賢之道。會司成胡孝緒先生倡導理學。一時學者有師。獨張生聽受之餘。論議娓娓。多所發明。輒令先生解頰。嗟乎。有學人若此。又奚患師法之不尊。且信而有其作之。莫或應哉。然則張生將不獨以文名世。僅博科第為榮。而能嗜聖賢之學。日進不怠。其正未可量也。已。張生名三省。禾郡長水人也。以吾鄉而有此卓然特立之士。且于余有一日之長。故喜而為之贈。因以勉之。

此今日韓子也能自任能予人地步

陳百史先生評

贈處士沈元子序

明初有豫章鄭士亨者。能爲文。劉誠意與爲忘年交。有東游集行于世。而誠意序之曰。近世之爲文。非達官貴人及善諛。不諧于時。士亨不能諛。又不仕。故不敢以文示人。而自以爲賢于博奕書而藏之。或獲傳于後世。則亦可以懲創感發。不爲無益而不悖乎古。聖賢之意。雖不望其必傳。而亦未嘗不欲其傳也。余讀其言。不覺輟卷歎息。有是哉。士之能爲文者。不仕又不善諛。則諧時之難也。然文之能爲可傳者。又豈

以其不仕不善腴而遂莫之或傳也耶吾友沈元子
骯髒歷落不事家人生產自少喜讀書博學彊記凡
經史子集百家之說無不記覽通達而尤喜言史事
每舉一代必能詳其君臣行事得失以推見當時治
亂興衰之由每指一人必能究論其生平本末如身
接目睹大節瑣行罔有毫髮遺漏所謂終歲讀史不
如一日聞公論者元子有焉至其爲文則能嚮慕史
漢韓歐卓然不詭其爲詩詞儼追作者之林嗚呼元
子抱所學以遍歷吳楚越閩燕趙齊魯之墟者三十
餘年故聞見日益廣著作日益進每酒酣慷慨仰天
摩腹恨不爲達官貴人又恨不能善諛逢時而其意
雖不望其所著必傳實未嘗不欲其傳竊與古人同
之也然世之知元子而好其所爲詩文者不獨余一
人則雖欲不傳而不可得已今元子又將自燕南還
因序以送之且勗其自爲可傳者

於贊述斟酌於援引切近於感慨蘊深古文得此

起敝扶衰矣

陳百史先生評

贈星士吳碩甫序

命之爲言。余初不之信也。讀易之乾。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而惕然於悔之集也。因恍然於命之說也。夫進退存亡得喪之生于時者。未始不根于命。惟不知命。故違時。違時而悔吝憂虞。動與之偕。命何可以不知哉。獨術士家之言命也。勸人進。不勸人退。譽人存。不惕人亡。動人得。不戒人喪。談命者。愈妄。命之理。愈隱。百求一中焉。無有也。有告余者曰。茗之吳碩甫。其言命也。根於易。與術士不同。

余進而與談。則深得乎進退存亡得喪之旨。而果非術者言也。士大夫之讀易者。知必有當於頌甫。

贈名醫張君慎初序

嘗讀沈亞之表醫者郭常。卻估所酬錢五十萬。曰。販賈之人。細度而狹見。終日計量于毫銖之間。所入不能補其望。今暴奪之息財五十萬。則必追恡鬱惋。寧能離其心。且病新去。而六腑方憊。復有悒然之氣。自內而伐。卽不可救。奈何。彼方有疾時。知我能治。而告我。我幸免之。因利其財。又使其死。余不覺廢卷而嘆。世有醫而存心若此。真足表也。夫醫者。卽能察病之脉理。而不能審人之性情。卽能審人之性情。而居功。

取償之念未免橫據于中以是求藥到即已病病已不復作詎可得哉溧陽張君慎初醫震江南余友陳百史丁亥夏忽病嘔致失聲長安諸醫莫能治特邀張君來京曰勿憂病可去也尋果愈張君之名遂益噪都市余有兒患脾症寒熱交作病勢頗亟他醫以爲傷寒也非旦夕可療趣張君診之云脾胃勞倦絕無外感兩劑當愈愈即不須藥一如其言余謂調理之劑或不可少張君哂曰藥以治病中病即止若病已而又滋以草木之味無論剛柔補洩未有不反傷

元氣者也余驚問百史張君術何以至此百史曰是非可倖而致也其祖望溪公素冠岐黃爲金沙王宇泰先生所器重父景溪公繼其業又與名醫繆慕臺交往契善伯仲一時至慎初克紹家傳而生平存心又以輕財濟人爲務如郭常之卻估客酬金者不可枚舉術烏得而不至此也余嘆服不已因爲之序而表之且以見輕利者之能濟世而垂名匪特醫爲然也

序張君而一時交情俱見步步追合古人

陳百史先生評

贈圓通寺寓僧竹憨序

黃魯直云士大夫惟俗不可醫。余謂人不論貴賤窮通均之不可以俗也。然盡天下之人而貌之皆猶是髮聳而眉低目縱而鼻橫。俗不俗亦幾淆然而莫辨。則于清氣之存不存焉辨之也。乾坤有清氣散之而爲江山雲樹。否則天地亦塊然而頑者矣。人心有清氣發之而爲圖書吟嘯。否則人亦禽息獸視與木偶等矣。余病起無聊。思得一不俗之人而與之談。客有言于予者曰。潯水之圓通菴有一寓僧。非禪非教。亦

酒亦肉。而口吟筆繪。終日啣啣。憨憨。潦倒墨汁。間是
殆有異焉者也。余亟邀之。至未交一語。而清氣映人。
眉宇間。見余案頭有紙數幅。謂余曰。汝能醉我。我當
爲汝染此紙。趣呼酒來。便伸紙仰天大笑。右手執筆。
左手持巨觥。口喃喃。不知其所言。目睛輪轉。不知其
所視。須臾酒盡。腕發。潑墨如風雨。走筆如千軍萬馬。
左衝右突。而山水花鳥。竹木雲物之類。靡不一一各
臻其妙。如文與可之竹。皆有成竹于胸中。異哉。技乃
至此乎。而尤善書。書不摹晉。而手骨儼然而尤善詩。

詩不襲唐。而聲氣迥然。古來能畫者。不必能書。能書
者。不必能詩。得其一。而精之。已足以噴薄清氣。浣盡
俗髓。而况乎兼之者也。此不惟可以療頭陀之俗。兼
可以瘳士大夫之俗者也。雖然。余嘗察其酒闌停筆
後。痛罵近日打人之禪。與課誦之教。而時以片語逗
禪教合一之旨。微乎。微乎。殆未可以能畫能書能詩。
遽窺其涯畧者乎。余樂與之遊。而不倦。因爲之識其
梗概。如此。僧號竹憨。或卽松陵人氏也。

金文通公集卷之十終

金文通公集卷之十一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賀大宗伯胡菊翁先生晉秩并介壽序

古者賢公卿。所爲享大名。顯當代。而聲施後世。流聞無窮者。非徒以其秩位之崇隆也。必有涵泳古今。發舒川嶽之才。以彰其靈異。必有收攬英雋。楷模後學之識。以尊其師說。必有純孝懿節。常變弗渝之操。以

敦其根本。必有制禮作樂坊民易俗之業。以黼黻乎治平。而恢張其作用。又必有致虛守靜歸根復命之學。以洞燭夫吉凶憂患之數。而超然自得于進退存亡之外。合是數者。以求其人。殆不數數見也。茲于吾菊翁先生見之矣。先生產西蜀。臞骨峻峻。峨眉雲棧之嶽崎也。靈襟灑灑。瞿塘灩澦之蕩滌也。文心磊砢而多姿。司馬三蘇氏之雄偉奇宕也。嘗讀其譯峩籟甄奧賦。舉全蜀之山川人物。為之盡開生面。長楊上林未足多也。先生其一代之文人乎。先生起家翰苑。

宗匠海內。往者一較南宮。一典浙闈。至今借才異中外林立。

龍飛酉戌間。遷學士為三館師。典型屹然。先生其一代之師模乎。戊子冬。聞太夫人變。傷心亂離。倍篤孺慕。奉

溫詔宅憂京邸。如生如存。為定為省。晨夕靡有寧居。先生其一代之純孝乎。辛卯三月起佐典禮。是時

皇上復辟之初。邦禮繁重。得先生悉襄厥成。今春知貢舉。甫撤棘。即有大宗伯之命。蓋

聖天子銳意禮樂之興。不待百年。行將辨等威。易章服。以定民志。而一海宇。非夙夜寅清之先生不可。先生其一代之秩宗乎。余又嘗讀先生原易夢易二編。發前人未發之秘。直欲起羲聖而晤對。討論于一晝未剖。混乎太極之始。宜其歷吉凶而恒凜。蒙憂患而不惕也。先生其一代之至人乎。古者享大名。顯當代之賢公卿。炳美史冊者。其何以加焉。抑吾又聞之。先生嘗泊舟巫峽。遇異人。授素書。其秘雖不盡。宜然先生年及耳順。紫氣皓彩。勃溢方瞳。眉宇間當必有進于

保合太和。各正性命之旨。豈止從棗花桃核。得赤松黃石之符已哉。今孟夏二日。爲先生初度。又適屆新膺

命之期。凡蜀之士大夫仕于朝者。謀所以祝之。而徵言于余。余何能文。其亦以仰止佩服之私。聊叙先生之概。而因以見先生之所爲。可祝者。蓋非一端也。

方是胡先生文字入壽。一則不借外來語。尤爲合

拍
陳百史先生評

壽王貴真先生七袞序

歲壬辰王正二十有九日。爲大金吾文孫王公大翁
貴真先生七袞懸弧之辰。維時繞膝稱觴者。女甥而
外。子若孫以暨孫之子。凡九人焉。或秩晉宮階。或職
司專闡。或發軔于李官。或蜚聲于辟雍。簪紱之盛。天
倫之樂。爲一時中外所艷稱。于是朝列諸大夫。爭執
爵介壽。而徵言于余。以余與先生之長。君大金吾同
朝八載。相得甚歡。習知先生之德厚。流光有爲之後
者矣。又以余與先生之尊人。大家宰射翁先後起家。

中翰猶及覩其立朝丰采。由卿貳游陟公孤。道德事業炳赫前代。習知先生之家世淵源。有爲之先者矣。夫有爲之先者。則先生之獲佑于天。不自其身始也。而况及其身乎。夫有爲之後者。則先生之集福于世。又不自其身止也。而况當其身乎。余請得而申言之。先生少讀父書。能文章。藉藉黌序間。凡入八

得志于有司。會太宰公以勛秩並懋。得文武廕。先生長應襲讓不就。以明經訓廬江之合肥。敦崇教化。造就人才。至今浞庠稱有師。首先先生焉。尋擢雲中廣靈

令。所以治民者。一如其堇士。不媿古循良吏。因念太宰公春秋高。遂乞終養。繼以讀禮。故哀毀逾節。竟失明。八

清朝。以覃恩晉封如子官。目忽重明。人咸謂先生純孝之報云。然則太宰公之豐功偉伐。當年食報未盡者。既留餘以遺之。先生大金吾之克振箕裘。今日履綏方茂者。又輻輳以致之。先生而先生。以一生苦志績學。僅奮跡明經。終其身爲賢邑宰而止。辭延世之榮膺。追孺慕之高風。是先生之取諸天者。嗇矣。宜如

何以豐其報。先生之積諸躬者備矣。宜如何以彰其應。則三多九如之頌未足爲先生侈也。亦曰觀于其爲之先者爲之後者。併先生所以居先後之間者。而先生之遐算未有卜已。諸大夫皆曰善。遂以是爲先生觴。

淝庠稱有師及不愧循吏贊歎王公只數語耳若俗手便衍作數十行矣此文章簡妙處王司馬號雄于文者四部稿中作徐太僕序云內有真際外無真境張肖甫云境有所未至調有所未安史漢

之文恐無此等句法讀此文詳畧而不以爲史漢之文必不知文者也

陳百史先生評

祝方伯陸中台暨夫人王氏七袞雙壽序

順治十有二年歲乙未中冬長至日余年家子陸紫
電青印伯仲兩孝廉爲其尊人中台方伯公暨夫人
王氏俱于明年丙申歲登七袞雙壽預徵余一言爲
祝蓋謂余與公生同里仕同籍齒又肩隨凡四十年
間相與踐歷中外飽升沉閱滄桑而歸然獨存者通
郡止我兩人習之久則知之真知之真則祝之爲詞
也必實而不誣此兩孝廉屬余之意甚勤懇哉余雖
不工華封言其何能辭憶公起家水部郎以至累官

大方伯。其存心制行。及施于有政。則公之所以致祝于人者。蓋非一日矣。請得而頌其實可乎。公初任權荆關。時楚雖全盛。會奢酋叛蜀。商旅之出蜀者。頗嬰艱阻。公一以寬簡恤之。而荆商祝迨尚書郎秩滿出守福州。廉平著聲。而福民祝。尋以太守卓異。叅藩兩浙。惠澤淪濡。猶之守福。而浙民祝。繼秉藩臬于蜀。豫晉趙。所至見德。所去見思。爭爲畫象立祠。而蜀。豫。晉。趙之兵。若民無不祝。時巖疆亟需樞督。群推轂公公。獨念兩尊人。春秋高。堅請終養。遂棄軒冕。若敝屣。自

是陔伏田間。婆娑澗谷。日與龐眉父老。鳩筇倚徙。未嘗一廁跡公門。其有族屬三黨。力不能婚嫁。肄塾者。公悉緩急之。無稍吝。而宗族戚里之人。無不祝。故曰公之所以致祝于人者。洵非一日也。宜乎景福駢臻。休嘉萃集。有夫人焉。齊眉黃髮。冀缺梁鴻。未方其匹。有子若孫焉。聯芳接武。五桂三槐。罕儷其儔。孫又有子焉。如蘭之抽。如王之茁。而繩繩乎未艾。每至鷄鳴。問寢。環榻相向。纍然莫辨誰何。猗歟盛哉。華封之言。公備有其事矣。余更進何辭。以爲祝哉。雖然。余嘗讀

陶靖節詩而乃知所以祝公矣。靖節有詩曰：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善夫！此生之得，顧在嘯傲東軒下也。今夫人盡有生，或相馳相逐于利祿名譽之場，而勞其心，焦其思，或相傾相軋于戈矛劍戟之內，而撓其寧，滑其和，肺腸不爲已有，耳目盡爲人役，則此生之失而不能得也。比比是矣。公自抽簪解組以來，嘯傲東軒，將踰二紀，方且視天地如芻狗，萬物如蜩翼，世事如傀儡，求所爲勞其心，焦其思者，無有也；撓其寧，滑其和者，無有也。惟以清泉白石，好鳥時花，爲娛

視悅聽之具，墳典丘索，子史百家，旁及竺氏書，爲怡情養性之資，彼五賊七鑿，爲吾生之蠹者，公悉有以杜之。公真可謂得此生矣。昔彭商得之而歷算八百，子房得之而友赤松，四皓得之而採芝商山，鄴侯得之而白衣帝側，凡皆以得此生也。以此祝公，庶幾其實而不誣，有以答兩孝廉殷勤屬余之意乎。余羈跡燕邸，弗獲偕同里姻朋，躋公之堂，親捧雙爵以進，敬南向拜手而高吟靖節之詩云：

壽大司寇少傅瀛洲劉公序

今上十有三年丙申七月二十九日。爲大司寇少傅瀛洲劉公六袞有三懸弧之辰。公屬下諸君。謀所以祝公者。而徵言于余。謂余與公同朝最久。且公貳司空時。嘗與余同官。習公爲最深。庶幾其言之或有當也。余又何敢以不文辭。顧余無暇繁稱公之生平。效世人歌詩介祉。綴諛詞以進。竊就公今日之爲司寇。有合于魯論仁壽之說者。敬陳一二質言。爲公致祝可乎。我

皇上堯仁如天。惟刑之恤。念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非得廉明公正。謹厚寬平之君子。無以除酷吏刻深之習。而消陰陽沴盭之災。遍察廷臣中。惟公克勝厥任。乃公自膺

簡命來日以

聖王好生之心爲心。每慮一囚。反覆服念。務于詳徹。遇有冤抑。則亟起而奮筆理之。如拯溺救焚之不遑。再計萬一情窮于法。開釋無路。則爲之展。案咨嗟。觀其容。嘗累日愁慘不舒。以故公所全活者甚衆。人多莫

之知。而所屬諸司。亦皆以公仰體

聖王好生之心爲心。故一時司寇之堂。多良平稱職。獄少寬濫。爲中外所艷稱。云昔定國父于公閭門。壞父老共治之。于公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又歐陽永叔之父崇公。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母問之。則曰。此重獄也。求其生不得耳。求其生而不得。則囚與我皆無恨也。母告永叔曰。其心厚于仁者。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嗚呼。公治獄多陰德。有類于公。心厚于仁。有類歐陽

崇公是以天道福善。今古不爽。公中年尚艱嗣。迨年近六旬。連舉丈夫子三。皆生而岐嶷。穎異不凡。所謂子孫必興仁者有後。直券而取之耳。他日卿相接踵。朱紫盈庭。公泰然食于歐二公之報由。耆而耄。由耄而耄。而期頤而大齊。固其所矣。又何必覓三芝。問五石。進洪厓安期羨門之徒。而與之役金童。驅姹女。希養生家之大還久視哉。故曰公之爲司寇也。有合于魯論仁壽之說。壽其國。迓無疆之祚也。壽其民。遊化日之長也。皆仁者所以自壽也。請以是祝公可乎。諸君曰可矣。遂相與捧爵而前。

祝介存趙公暨配顧孺人六袞雙壽序

順治丙申嘉平月。爲吾邑前行取惠安令介存趙公。暨配孺人顧氏六袞雙壽。其仲子中翰君元康諱申。祈者。向余請曰。吾父吾母。皆欣逢初度之辰。祈以書生新繫職守。日珥筆從木天。諸公後。躑躅瀛洲亭畔。弗獲馳歸里門。偕吾兄弟子姪。拜舞一堂。捧二人觴。竊念吾王大父而下。與先生世好。勿替。願惠之一言。郵而致之。以逭吾不遑將父將母之愆。余曰。微君請。余固不能已于言也。度君家之戚里族黨。誇耀其詞。

章效華封人三祝以進者。夫且塞耳炫目。更何俟余言。余第言公與孺人之所以宜壽者。政未可量而已。憶余垂髫時。卽獲交于太翁伯。雖先生文章知己。相得歡甚。繼余入仕。版始與公交。因而知公最悉。當丙辰闈難突發。太翁忍冤不自伸。公時方弱冠。有傑士名。徒跣入京。百計護之以歸。嗣太翁授經西湖。及門之盛。逾于安定。已而師說彌尊。且廣。又布席燕晉魯衛。宋趙間。凡太翁所之。公皆從焉。蓋遊學其名而侍省其實也。丁卯。公奏賢書。未幾。太翁又以名盛被誣。

幾罹不測。時厥衛邏卒甚嚴。卽長安一二知交。莫敢接手。公日夜號泣都市。見者聞者。靡不流涕。乃所司阿權要意。將深文羅織。公曰。我丈夫也。獨不能爲緹縈女子乎。于是灑血伏奏。惻然動上心。事乃得解。太翁不幸而負此奇冤。又何大幸而賴有此令子也。丁丑。公成進士。適值太翁花甲初週。錦歸侑觴。剝極而復。一時艷爲盛事云。公初仕。令長沙。遘太翁艱。再任補惠安。兩地俱以最報。天官考績。贈太翁如公官。甫啓事爲行取冠。會鼎革中。寢時南中。屢勤徵召。公堅

臥不應。夫松柏之歷千百歲而不與萬卉俱剝落者。以其飽霜雪。謝華郁根莖枝葉皆舍苦味。故植本貞固。卒享大年。今公之篤摯于天性。而歷盡艱辛。絕意于仕宦。而遺榮若浼不啻。飽霜雪。謝華郁。而植本貞固之松柏也。此公之所以宜壽者。政未可量也。公配孺人顧氏。出自我吳望族。閩德醇備。大家之慧歟。孟光之順歟。鄧曼之能。而孟母之嚴歟。敬姜之勤約。而叔敖母之仁慈歟。無不該而有之。當公周旋太翁于患難之時。四方奔馳。不遑內顧。孺人事姑。顧事祖姑。

皇甫盡志盡物。咸得歡心。以至居妯娌。待姬媵。課兒女。御內外。臧獲。嗃嗃雍雍。整若朝典。真所謂婦道而兼子道。母道而兼父道者哉。近且虔事薄伽。棲神極樂。置家事不復問。然則孺人之茹苦遺榮。而植本貞固。亦猶之乎公也。此孺人之所以宜壽者。政未可量也。而况子若孫。繩繩兮。振振兮。或綰綬承明之廷。或蜚聲藝林之圃。科名克紹。前武勛業聿彰。後昆則子若孫。所以致公與孺人之宜壽者。又豈有量也。余之所爲祝者。如此。不敢有溢詞于其間。請元康函此以

質之兩尊人。其必燦然色喜。而為之連舉雙爵乎。

壽柯太翁楚蘅先生六袞序

順治十有三年歲次丙申。嘉平朔。為給諫柯君太翁
楚蘅公懸弧之辰。適當甲子一週。蓀蘭繞膝。琴瑟齊
眉。鄉邦榮之。比給諫君荷

聖明臨軒親擢。畀以獻納重寄。方任天下之責。議天下
之事。將日立

殿陛之前與

天子衡是非。與九卿百執事。爭當否得失。弗獲暫請休
沐。馳歸捧觴。不禁雲樹依依。一時同里姻友官長安

者皆以給諫君遙祝太翁之心爲心。謀介詞以致之。而謬屬於余。余與太翁夙附梓戚。凡太翁立身制行。宦遊里居。卓然爲物望所歸者。得之見聞頗真。誼何能辭。請先言太翁之所以自爲壽者。徵其理之不爽。如日方升。政未可量。而後言給諫君之所以爲太翁壽者。非復世俗之壽其親可比也。太翁弱冠登賢書。屢躋公車。爲孝廉十有六載。闔戶讀書。足跡不接官府。惟爲善於鄉。如恐不及。粥饑者。衣凍者。療疴者。櫛鬻者。扶良獎善。排難解紛。鄭公之號。可以稱鄉。彥方

之名。至於化盜。則太翁天性仁厚。不受人損。其所以自爲壽者一也。成進士。觀政京邸。聞其尊人微恙。輒潛然曰。功名本爲榮親。親有疾。忍弗顧乎。遽策蹇歸。周旋牀下。奉侍藥餌。溽暑中蚊蚋攢肌。目不交睫。未嘗刻懈。於是通國以純孝稱。無間於其戚里族黨。則太翁克全百行之首。宜享天佑。其所以自爲壽者二也。司李建寧。務寬大廉靜。與民休息。不以威稜鋏急。博風力名。讞獄遇有矜疑。必宛轉求生。或伏其辜。必歛歔累日。于公之陰德。不疑之平。反張廷尉之不寬。

太翁皆有焉。攝郡邑符。所在見德。所去見思。臺使者交章推轂。行取第一。歸之日。清風兩袖。圖書數卷。建寧父老。遮道攀轅。爭爲畫像立祀。至今尸祝不衰。此太翁之福澤及民。其所以自爲壽者三也。會寇亂絕。意仕進。躬耕著書吟咏。竟日。一切榮祿寵利。馳騫紛擾。劇情斧性之具。廓然無有。及給諫君成已丑進士。除棗令。太翁欣然曰。親民之官。行善種德。爲最便。貽書諄囑。潔已愛民。而外語不及他。給諫君佩服義方。遂爲循吏冠叨。

賜衣異數。特簡今室。則太翁之提躬訓子。一軌於道德仁義。其所以自爲壽者四也。歲辛卯大祲。邑之同善鄉先生。經畫賑濟。不遺餘力。全活饑民無算。舉青州遺法。義田良規。一一彷彿而行之。則太翁旣已積厚流光。乃流愈光。而積之彌厚。其所以自爲壽者五也。若夫給諫君之所以壽其親者。余更得而申言之。今

天子圖治若渴。欲聞正議。而受讜言。以計安黎庶。卽古帝王懸輶止輦。蔑以加矣。給諫君抒忠殫赤。仰報聖明特達之知行。且建一議。而造四海無疆之福。規一

事而貽。

朝廷萬世之利於以凝嘏集祉於太翁豈猶夫盛陳篚
筐玉帛虔修醴齋鼎牲徒爲繁縟靡文以介壽高堂
誇榮里閭已哉故曰大翁之自爲壽者理有不爽政
未可量而給諫君之所以爲太翁壽洵非世俗之壽
其親者可得而比擬萬一也長安諸縉紳先生聞余
言唯唯曰此以質言祝非以諛言祝也殆祝之善者
也敬南嚮拜首而爲太翁與太母俞孺人遙進雙爵
焉。

壽姜封翁紫環先生六袞序

順治十有五年歲在戊戌王正朔日爲吾折會稽姜
封翁紫環先生六袞懸弧之辰其嗣給諫君定庵方
晨夕出入瑣闥爲

聖天子獻可替否弗獲暫請休沐馳歸捧觴乃預期徵
燕邸名公卿賡詞致祝而謬屬余爲之序余何能文
雖然誼不可以辭也憶余初登仕版備員薇省時先
生太翁大宗伯公方爲史官恒望見丰采與聞議論
卓哉鄉國儀型及余徙南禮曹又與先生季父方伯

公同官甚善。故余雖未獲交于先生。竊耳熟宗伯公之有。令子方伯公之有小阮。而私心嚮往。非一日矣。余固稔知先生之為人也。植根貞固。為震風凌雨之所不能撼。敷幹華滋。為苦霧嚴霜之所不能摧。如青松茂栢。蔚然挺立于群木萬卉中。其將來之飽寒暑。歷歲月。而未可以限量卜算者。蓋有其自也。請得而申言之。先生幼而岐嶷。弱冠補博士弟子員。為諸生祭酒。名稱藉甚一時。癸酉丙子兩闈。皆擬冠軍。會當事者以被嫌抑之。先生泊如也。退而績文著書。深造

益力。藝苑騷壇。首執牛耳。此先生以屢試屢蹶。老其材。充其識。而非若春葩之艷。一發無餘液者也。顧先生所不得志于有司者。帖括小技耳。至于經世遠猷。填胸塞臆。凡古今成敗得失之由。與夫關塞險阨之勢。士馬強弱虛實之數。以及河渠兵農之利病。窾會靡不燭照而數計。時明季眷眷多故。需才方殷。宗伯公因勸之仕。曰汝勿以負所學者。負當世。先生于是出而小就。補大中丞幕。旋以譽望擢起部郎。凡所營建。征繕有方。中上旨。書名屏間。旋遣視北河。適河涸



原件短缺

P21-P28

漕滯漕河重臣。咸束手靡措。先生了然有成竹于胸中。爲遡泉源。濬衛水以濟。輸輓無阻。衛河分司之設。自先生始。已卯庚辰間。齊豫大饑。道殣相望。先生特爲捐貲賑救。太君錢安人復脫簪珥佐之。全活饑民無算。荒政之善無異富鄭公之于青州也。自癸未讀禮歸。遂賦考槃。無復用世意矣。此先生以無所不能之用。小用輒效。而試其小用。卒藏其大用。瀾綸事業。卷而懷之一室。福澤顯榮。留以貽之後人。又非若秋實之盈。候至氣足。而易歸隕落者也。乃先生則更有

祝壽民佟公祖五袞榮誕序

壽翁佟公之膺

簡命而來我吳也。始于

今上龍飛之二載癸卯孟夏。迄今歲在己酉。以絳縣老人法推之。凡三十有七甲子矣。易曰。久道化成于公。益驗。請得而申言之。國家財賦。強半輸自東南。而三吳尤甲天下。殷富之名。所由來著也。自罹兵燹。後瘡痍乍起。元氣未充。小民終歲勤動。應縣官之追呼。而胥徒五伯。更牟蠹其間。且俗喜夸飾。鮮園桃蟋蟀之

風譬則純袴子弟內躬曲蘖靡曼外驚踟博塞日
腴月削貌雖腴而神實瘠所不立槁者則賴有國醫
在劑參苓以進之爲之補其虛耗駐顏猶壯盛也若
佟公真我吳國醫哉曩初下車卽廉飭郡國屬吏與
爲更始大法小廉務以身先之出納之間清風滿座
舉纖悉耗羨革除殆盡于是有司徵收亦罔敢處膏
自潤民困賴以頓蘇此源清流潔休養生滋培國
脉之第一大補劑也吳澤國時苦淫潦海門虞山婁
東練川等濱海之區歲常告祲公每捐俸入設法賑
貸不啻倚公爲歲客秋淮揚大水室廬漂蕩民盡爲
魚啼饑號寒傷心慘目公偕撫公韓心翁乘一葉小
艇衝寒冒雪出沒驚濤駭浪中巡行勞來本折兼輸
計口給食所全活無算勿令民窮走險貽

朝廷南顧憂其功爲何如哉江省往多逋賦催科之吏
中考成者項背相望公嘔心調劑民不擾而征輸應
自是積通一清歲每登額昔時所未有也公問民疾
苦之餘輒留心學校覩郡邑學傾圯慨狀曰何墻爲
教化攸關人才所自出而乃聽其荆榛吏茲土者獨

何心乎。遂捐橐鳩工。凡殿廡講舍。櫺星戟門。咸煥狀
鼎新。釋菜鼓篋。各得其所。既竣事。復博稽先賢之著
于鄉者。爲之整其祠宇。若忠介周公。則特建祠以奉
之。蓋表揚忠義。爲世道人心計。至深遠已。崇聖學。明
王道而外。更究心鷲嶺柱下之言。謂三教聖人。其揆
一也。凡褰帷之所及。于梵宇琳宮。率皆捐貲整葺。所
在徒枉輿梁。民無病涉者。郵亭道路。無烟荒蔓梗者。
兼施仁不報之地。如掩骼埋胔等類。未易更僕數。又
嘗鏤訂感應篇。廣爲流布。使斯人皆悚然遷善遠罪。

以佐

天子明刑弼教之治。所謂中心安仁。爲善如不及。無
所爲而爲之者。始于公見之。凡若此者。皆我國醫之
潔已養民以壽其民。殫精裕國以壽其國。而因以民
生之又安國脉之強固者。自壽其身也。其壽寧有量
哉。今歲乾月既望。屆公五袞大慶。庚星炳曜。奕奕薇
垣。余不以三錫方來。九如游至者。祝公之天錫純嘏。
而直以公之蒞任至今。仁心仁政。爲余所親炙。旣問
者。祝公之自求多福。皆質言非諛言也。請以是介千

秋觴而進

全才通公集 卷之十一 榮誕序

祝介存趙公七袞壽序

康熙五年歲次丙午嘉平二十有七日爲介存趙公七袞攬揆之辰。吾郡邑之縉紳戚友徵余言爲壽。余雖年益邁筆益枯其何能以不文辭也。憶歲在順治十四年丙申公方登六袞時余待罪綸扉公次君元康亦相與珥筆共事弗獲馳歸捧觴屬余一言。驛詞祝余猶記詞無誇誕不過紀公之事親居官立身行已生平梗概有如松栢之飽雪霜謝華郁根莖枝葉皆含苦味植本貞固應享大年云爾迄今荏苒十

年矣。余蒙恩

告偃息丘園。遶與公比屋而居。又值公七袞大慶。余不歎流光之如駛。而竊喜公之纓鑠倍常。余亦差強。健似乎我。兩人者皆勝十年以前也。能不奮然執聿。仍勿誇誕其詞。而以質言祝乎。公自絕意仕進。以事家人。生產不作兒孫馬牛。旗鼓詩壇。主盟奕丘。麴里時時往來。託興其間。詩效淵明。有和陶酒詩集。謂其喜貧相似。喜酒相似。嘯傲東軒。聊得相似。公之真率高邁。性情與諧。非若世人之傲

陶集。陶僅僅于聲口。追琢間比擬。肖似而已也。至于花晨月夕。無不與余連袂銜杯。問水尋山。無不與余扶筇縱履。余謂老友中之至今少。而韻者莫過于公。公亦謂老友中之不服老。而差強人意者。亦莫過于余。終日徜徉以逍遙。共遊羲皇之世。宜乎公之愈少。而余亦未老也。雖然。公尤有不可及者。蕭然一室中。不啻吸露餐霜。而養高彌甘。礪守彌貞。余十年前所稱根莖枝葉皆含苦味。故植根堅固。應享大年者。依然猶昨也。公之為壽更復可量哉。而况子若孫之繩

振益未有艾。將來之躋華廡而奮扶搖。所以發榮松栢之勁幹者。正如日方升。又何必別綴繁詞。拾華封餘唾。以介景福于千秋也。請公快讀余言。而進爵無算。

壽李母宋太夫人七表有八序

今

年戊子秋七月七日

司馬五絃李公母夫

人七表有八懸悅之辰。公以中樞鞅掌。未獲戲綵北堂。先期引言徵詞介壽。其言曰。我母宋氏。本名族。年十六于歸。會我大父之病劇也。朝夕付湯藥。衣不褻帶者百餘日。大父于彌留之際。嘖有孝婦之稱。繼養我大母也。滌髓卮匱等。必必虔。二十餘年。懈及我先君子委衣。哀毀逾節。自茲長齋志戚。十年來如二日。生平無疾言。色接宗親。獲

本以寬和仁恕。余其言起而嘆曰。太夫人之克而孝行著稱于閭內。有如此乎。太夫人之克而溫柔懿範。洽聞于宗黨內外。有如此乎。是喜之詩。所頌令妻壽母矣。公之言。足以爲矣。何俟余言哉。雖然此太夫人之自爲壽公之所。以壽太夫人者乎。公起家吳興。能聲甚。未嘗察察闕闕。以市名譽。公守介而性仁。凡寒士貧民之不能衣且食。葬且婚者。悉有以資給之。而治獄尤多。平反所全活者不可數計。迄今

吳興士民猶有望峴山而緬然而思者。不減昔年。公之仁之見思于襄陽也。此公之以陰德壽其太夫人者。余固聞且見之于其爲司李時也。而公累官至今。其所行陰德。尤有出于余見聞所不及者。不知其幾也。然則太夫人固自有以爲壽。而又有公之所以壽太夫人者。其算寧有艾哉。公又何必以萊衣千里。未能縮地。捧觴爲怏怏也哉。公旣以仁存心。則第仰泰岱而祝。岡陵顧東海而賀。添籌可矣。甚矣惟仁者爲能壽其親也。余于公爲部氓。又前後同官也。知公

頗深故知公太夫人之壽無疆謹拜手執爵爲之序而因以告天下之欲壽其親者。

與胡夫人壽有同異皆屬有道質言可史可傳

百史先生評

祝李母戴太夫人八袞序

歲戊子長至日太史李辰玉過予而請曰吾大母戴氏春秋八十嘉平月之念有四日爲設悅之辰不肖叨列史館未獲偕吾父及昆弟稱觴堂下願得先生一言郵致之爲壽余辭曰余素不善誦且崇岡茂陵日升川至之語溢于大夫庶士之口者子足以壽大母矣何取余言太史君曰不肖之有請于先生者毋以諛言祝願以質言祝也余曰若是則余何敢辭哉昔史遷嘗自稱云予于某善故得聞云云予于某之

子某之孫善。又予嘗過某處見長老某某云云。大約言必據實。則其人其事可傳。而其言亦因之以傳也。余請以質言爲太夫人酌而祝焉可乎。太夫人出吳江望族。余吳江人也。耳熟家世。余兒世濂。又與太史君有同譜誼。得朝夕過從。甚友善。又金陵士大夫之在朝者。艷稱里中門第。必以李氏閨懿爲法。如出一口。余是以知太夫人者頗悉。而所以爲太夫人壽者。不敢以諛而以質也。太夫人于歸思雲公。其善相夫子。克事舅姑。柔儀令則。無間于妯娌戚黨者。不具論。

憶思雲公捐館幾二十載。太夫人秉家督。內外肅然。有丈夫子二。蜚聲庠序。俱以博學篤行稱。長卽太史君封翁。皆太夫人之教也。孫男子五。悉有能文名。

太史君力學好古。傑然負他日讀書宰相之望。又皆太夫人之教其子。以及其孫也。余因是而羨太夫人之善自爲壽也。夫令母之壽孰有大于訓子。課孫。世爲文學顯人。又有登石渠金馬之堂。而梯榮膺于未艾。流令名于無窮。使天下之人咸推其所自。以歸美于母德乎。余因是而又羨太史君之善壽其大母。

也有封翁修甫公率其子若姪戲綵堦前稱千秋觴而太史君服官在

朝于珥筆承明之暇驛詞致祝悅封翁之心以轉悅大夫人之心則凡為孫之壽其大母者孰有過于太史君乎且時方欣遇配位覃恩太史君請

制詞壽其父若母以轉為太夫人壽其光寵何如又奚借親知誦言為哉余顧不敢繪西池之圖述南山之頌誇東海之咏侈北斗之杓以諛言祝而以太夫人之能教其子若孫以有成之質言祝也言雖不文亦

庶幾史遷氏之據實云

教子若孫一案衍成機法前後援引序次皆本分所應有無近時掇拾之病此等文望而知為吾友豈凡先生矣

陳百史先生評

壽胡母張太夫人六袞序

從來婦德之堪稱者。勤儉溫柔。孝敬慈仁。有其一焉。皆足以著則閭內。發祥後裔。而德之最大。爲學士大夫之所不可及。以艱貞之苦。基錫福之隆者。則莫如節云。攷之詩人所載。于婦人女子之事。自芣薺湘藻。求桑采蘋。抱衾宜雁。雜佩蓄音。無不采而錄之。獨春秋所書。終始全節。不失婦道者。惟紀伯姬一人。何詩人采風如此。其寬而春秋立法。不輕許爲婦者。以節若斯。其謹嚴歟。豈事在閭井民庶之間。蔑從赴告。故

不得書。而諸侯公卿夫人。素範于禮。而習于訓。宜于節鮮有弗全者。亦竟寥寥無足紀歟。抑節之難全也。自古爲然。歟。求之今日。則惟胡母張太君有焉。太君爲予袞。胡太史大母。戊子嘉平月念日。太君開六袞。適予袞。自楚典試歸。予袞尊人機石公。又晉秩京朝官。太君子若孫。懽聚一堂。舞斑上壽。真一時盛事也。同朝諸縉紳。謀所以酌而祝之。而謬屬不文之余。余于予袞。有一日之長。頗悉太君生平。竊津津樂道其事。其何能以不文辭哉。夫人爭羨太君有子。仕于外。

爲廉吏。而以最聞內擢。此爲母者所不能必得之于子也。有孫男子三人。皆顯名文學。而長卽太史君。行且彙征多士。對揚

休命。佇膺進賢上賞。此又爲大母者所不能必得之于孫也。天下之爲母者。孰有快于太君乎。天下之爲大母者。亦孰有快于太君乎。可以酌而祝矣。金子曰。未也。夫人亦知太君自有子。以暨有孫。得致有今日。者。孤幃隻影。茹幾辛酸風雨。雞鳴歷幾寒暑。蓋非一晨一夕于斯。迄今始四十二年。所耶太君系出名族。

夙嫻禮義年十八于歸奇峰公甫浹歲遽稱未亾人時僅有遺腹六月懷亦衣帶矢死靡他倘遺腹之男女未卜則太君之自處尚未料也幸而舉機石公太君始堅意保孤冀延胡祀會家計窘甚零仳不支太君日事紡績爲教育資卒使六月遺腹卓然成立而且蜚聲仕路顯榮未艾太君之得有子若此者難乎否也機石公連舉丈夫子三大君又以訓子之餘課孫至脫簪珥求師友督之益力予衰弱冠卽成進士讀中秘書餘亦聯翩奮起太君之得有孫若此者難

乎否也若乃太君之勤儉溫柔孝敬慈仁爲內外屬之所艷稱而無間于婦人女子爲懿德于太君直細行耳然則學士大夫之所不可及而以艱貞之苦基錫福之隆者節如太君之謂也詩人不勝采春秋法得書請以是酌而祝焉太君回思懷亦矢志之日其必怡怡陶陶爲之舉觴無算乎諸縉紳曰善遂書此以爲壽

由今追昔讀者於稱觴事見感慨卽此知文生於情也若近日浮采僞譽不足當揮毫一笑矣

陳百

壽張母馮太夫人七袞有七序

順治八年辛卯夏五二十有九日。爲侍御趨正張公太夫人七十齡設悅之辰。時公方新膺

簡命。按視畿南北。是爲京差例得出入。

殿陛。便省慈幃。公同母弟次君亦以舉業高等承

恩詔來貢于廷。一時昆仲懽聚。率其孫男女環繞膝前。稱太夫人觴。朝列榮之。而徵言于余。非以余之樵魯爲能文也。以公昔年曾與余共事樞曹。昨歲按吳。又以余隸公部下。習公爲最深。而竊聞太夫人之淑德。

懿行著賢母稱克享遐齡于未艾者爲最悉也。請得而申言之。太夫人出晉望族馮氏。無昆弟以女代子。曲盡孝道。且勸父立嗣。卒賴以延祀保家。消弭族釁。其賢之徵于女德者有如此。及于歸。公考用吾先生。則又移其孝于張氏之門。事孀姑一如其事父母。取與承順。必稱所欲。食糲衣敝。親操井臼。相夫子耑力。董幃以理學聞。尤助成夫子讓產高誼。撫孤姪逾于子。雖晨昏不繼。無忤容。無怨言。用吾先生以五經教授來學。常萃及門至數百人。一一爲供饗。內有貧無

力者。更周恤有加。所成就弟子多取科名。太夫人之功半也。其賢之徵于婦道者有如此。長君趨正公成進士。太夫人初無德色。常訓之曰。做官須爲清白吏。我終其身糲食垢衣。有所不辭。公恪遵母訓。務爲廉吏。初任中牟。再調元氏。所至有聲。所去見思。以最奏轉樞曹。尋改御史。直冠栢臺。歲庚寅奉

命巡按蘇松甫下車。釐奸剔蠹。攬轡澄清。雖未及兩月。適下議撤之令。而小民之蒙其休澤。汚吏之惕其霜威者。不啻巡行一週。伊誰之教也。其賢之徵于母儀。

者有如此。是以天眷懿德。厚其報施。宜爾貴。宜爾壽。宜爾康寧。宜爾子孫繩繩振振。今日同朝諸大夫。可。以爲太夫人酌而祝矣。雖然我儕之執爵而祝。何如。中牟元氏歌咏甘棠之民。祝之至今不衰乎。又何如。近日吳民之爲公畫像立祠。因祝公所自出而願爲。太夫人添籌益算者。卽億萬戶不止乎。今公又以

聖政清明。特簡按畿輔。將來首善之交。口尸祝不更有。進于中牟元氏及三吳之民者乎。然則公之所以祝。太夫人者至矣。蔑以加矣。非我儕三多九如之諛詞。

所能誦揚萬一也。凡爲人子而欲壽其親者。一視公。之所以爲祝可也。

述夫人賢用三如此。文氣畧一小結。後用推行法。文有法。所以有情。更不須艱深文淺易也。

陳百史

先生評

金文通公集卷十一終

壽張母馮

四

金文通公集卷十二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遊南嶽記

有小引

歲壬申、余備兵湖南、會流寇震鄰、提兵移駐茶陵、以固吾圉、寇退師還、繇水路道經衡山、覲南嶽、登祝融、時秋七月、旣望微嶽之靈、爽氣澄空、嵐氲淨掃、足之所履、目無遺眺、且望日又望月、

金文通公集 卷十二
一
愜我瞻父。依母之思。亦風塵于役中。一大快事也。因爲之記。

南嶽去縣治三十里余。屏去輿從策蹇作山游狀。一路古松隊列。直挿霄漢。大者可四五圍。未登山一步。已覩靈境。是夜宿嶽廟。次早修謁廟禮。仰見廟貌巍巍。明禋儼肅。令人屏息歛容。罔敢有軼志。謁畢隨履芒鞋。曳竹杖。遴道士之不惡游者爲之津梁。行五里許。至玉板橋寶善菴。石色如玉。瀑布雷吼。鳥語無聲。有一老僧從石罅中出。迺長三尺許。狀如小猴。詢其

年八十有一。捫蘿如飛。行二里許至圯嶺。勢漸險峻。又行二里至小竹高嶺。有半雲菴。斜望香爐峰。冉冉雲端。行三里許。至大竹高嶺。與香爐峰對面。揮扇觸雲。俯矚平原中。有白練一線。道士顧而指曰。此湘江也。行三里許。至半山亭。輕雲覆足。身在天半。回視羣峰。以次匍伏。其昂首未降者。可屈指數。天柱峰侍左。紫蓋峰侍右。烟霞峰。擲鉢峰。金簡峰。嶙峋環其後。此亭占地絕勝。惜規制狹小。時日近午。山暑尚焦。稍憇亭上。前行至鐵佛菴。相去二里。秋花遶徑。山粧殊艷。

金文通公集 卷十二
題菴額者爲趙蘭谿先生。書法適逸可愛。佛像多莊嚴。僧亦差解人意。行一里許穿竹徑至丹霞寺。竹陰蔽天。忽作深秋。有僧慧明出山蔬相供。雖兼世法。道味過半。覺低徊不忍別。行半里許。過慧泉。泉水甘美。不減惠泉。復行半里至湘南寺。步步翠微。路徑迥絕。寺前有石臺。規模宏敞。四顧豁然。茶攸諸山。如几案平鋪。對面復有三小峰。一名小霞。一名土木。一名巾紫。鼎足前峙。森若螺髻。寺左有貫道泉。裂石而出。清冷異常。泉上石壁有定林祖師題詩云。身健端須飽。

此心問山臨水極幽尋。待余書徧湘南寺。却向鍾山老定林。風風雨雨幾老春。秋而苔蘚已古。筆痕猶鮮。真靈蹟也。寺後爲碧羅峰。上有壽星石。突兀奇聳。恨躋攀無路。出寺門左穿一小徑。不半里至隱松巖。岩石孤峭欲墮。深廣數丈。中有戒僧。依岩作菴。菴有小樓。樓後有石壁。線路止容一人。偃偻而前。乃得上。復行數十丈許。直躡其巔。巔上一小石。方可數丈。馮虛御風。恍忽與亂雲齊飛。僕夫皆股慄。余亦心悸。下巖北行一里許。至南天門祖師殿。殿宇傾頽。僅留一茅。

菴遙望祝融峰。尚縹緲雲外。又行一里許。至飛來船。大石橫空。酷似船形。烟霧一起。船浮波土。有一蜀僧。蓬首赤足。攢眉苦行。傍構一小菴。乞余贈額。余曰。此飛來船。乃千佛渡世慈航也。因額之曰。筏菴。過此卽講經臺。平廣數丈。石上有天上山中四字。筆法奇古。不記何年。傳云梁海祖師說法處。行半里許。至獨覺門。又行半里許。至獅子石。石上有一泉。卽名獅子泉。行二里許。至上封寺。寺遭回祿。前後殿廡無有存者。近直指晉中白公捐貲重葺。雖規制稍遜于前。而景

象聿新。山靈之廢而復興。洵有數耶。寺後有虎爬泉。涓涓細流。滲自石縫。其流甚長。行一里許。至爛柯巖。有石巋然。虎踞道旁。又行半里許。至會仙橋。橋有二洞。長可三丈。深臨萬仞。橫跨一石。卽名會仙峰。越橋登石。余亦飄飄欲仙。此石約容數十人。離丈許。又有一試心石。石上有松四五株。蒼如虬龍。聞此山絕少。松而此獨穴石而生。不倚寸土。亦一奇也。橋側有捨身岩。削立于霄。足蹟鱗次。慄慄莫敢仰視。尋東回二里許。至天尺菴。週圍石壘。上覆鐵瓦。行不數武。爲祝

融絕頂。前有嶽帝聖像。後有開山大禪師像。皆以石壘屋。時日方斜。暮色益霽。窮天亘地。盡入目圍。下睇千山。蒼苔萬點。如湘波繡碧。登浪雲湧。向之昂首未降者。皆伏地不起。觀至此止矣。頂上得平石一塊。爲望月臺。山風衝袂。淒如朔風。不能久坐。仍下上封寺行半里許。至望日亭。亭前片石。與望月臺相似。且背亭蔽風。遂賒以望月坐。少頃夕陽歸盡。明星漸晃。凝眸東望。忽有光如絲起。自地中須臾。光瀰四野。如登岳陽望洞庭。俄又如泛錢塘觀海潮。莫可名狀。而

皓魄升矣。目隨月上。浩然萬里。舉七十二峰。峰峰貯水壺中。始信下方無此月也。是夜回宿上封寺。夢魂似隔紅塵曉。鐘數聲驚破仙夢。有僧叩門曰。東方明矣。亟起披衣趨至望日亭。羣峰迢迢。至萬壑齊開。芥子紅光。倏徧須彌。有赤如輪中分。天地丹霞幻色。璀璨奪目。回首西眺。月色猶相望也。從游羽衲。皆擊節稱快曰。異哉。此游乎山嵐多霧。恒對面茫茫。望日者十不得一。望月者百不得一。望月而兼望日者。尤從來希有。開雲霽雪。未足數矣。余於是合掌投地。感嶽神

之有靈也。旋回上封寺。過脫殼池。每遇秋深。葉落百蟲皆聚。此羽化而去。由寺西行半里許。古木夾道。藥草叢地。幽香拂拂。鼻端過。觀音泉。源發虎跑。淙淙有聲。行數武。過圓明洞。洞水清潔。與觀音泉一派。又數武。至觀音巖。岩石半落。中有大士像。岩上有圓通閣。憇片時。出寺一繇。舊路過獅子岩。獨覺門。南天門。湘南寺。丹霞寺。鐵佛菴。西行二里許。至兜率菴。菴前有懶殘岩。係唐天寶。懶殘祖師古蹟。卽李鄴侯讀書所。修篁碍日。葉葉秋聲。暫借石眠。心脾俱爽。行二里許。

至雞公岩。亂泉鬪響。危石橫掛。幽廣數十丈。諸岩中。此爲殊勝。過雞公岩。行薜蘿深處。道士言。游屐罕至。已三十餘年。此路遂成蕪莽。約二里許。至福巖寺。係讓祖祖師道場。寺後有羅漢洞。聞先年五百聖僧。五百凡僧。共住洞中。聖凡交叅。自讓祖滅度後。僧遂散去。洞門亦復閉塞。迄今無問津者。行一里許。至南臺寺。係希遷祖師道場。寺基宏廣。與上封寺相埒。近亦付之一炬。徒留荒址。臺後半里許。有三生塔。亦讓祖舊蹟。下有茅菴。有僧閉關誦金剛經。因與論金剛。縱

金文通公集 卷十一
談半晷。斬此僧葛藤。多多許。別時余問僧何名。僧曰。不須問。這都是假名。余答曰。汝真名何在。僧默然。頷之行二里許。過扶風塔。有石圓峻似塔。非世間浮屠。比旁有金牛跡。壁間刊有詩一絕。手招黃鶴來。腳踏金牛背。塵世無人知。白雲久相待。正德乙亥秋龍門外史翳良用題。石坡斜下。縱長百餘步。皆一片石。生成石梯。名天雲閣。又名進道坡。旁有石欄杆。梯盡乃止。又半里許。過糍粑石。三石堆立。狀類糍粑。俗名因之。穿曲徑行二里許。過魏元君禮斗壇。行一里許。至

黃庭觀。上有葉珠宮。係魏元君修道處。壁間刊有黃庭經。旁有飛昇石。圓如磨磬。週圍丈許。由大路行二里。至集賢書院。八院門。見堂廡壯麗。非復茅菴僧舍。因讀碑記。觀所祀之先賢。則有前代李鄴侯。韓昌黎。周濂溪。朱晦菴。張南軒。趙清獻。林澤之。明李石塘。戶洞山。曾金簡。先後諸賢。徘徊顧瞻。想見其人。幾與衡嶽竝峙。天壤間。肅然興仰止之思。院後有竹林。約計萬竿。蒼松間之。清風穆如。其真崇賢之地乎。行里許。還嶽廟。屈指游境。十未二三。欲再商問奇處。忽一郵

卒持公牒來余喟然曰我猶俗吏也遂帶星而歸

附錄鼎孳龔芝麓先生題遊南嶽記序

李長源讀書衡山抗跡霞外似與世趣了不相關乃當其出則手定社稷為唐宗臣累朝史比之魯連范蠡由今思白衣帷幄臥起牀闥造膝詭詞感動流涕締人主於握手之交而決大疑於立談之頃利害寵辱曾不足以動乎其心斯其泊今寡營蕭然高寄雖開舍蓬萊賜第光福寧有異於空巖雲臥殘僧芋火之時乎

太傅息齋先生從三十年前與南嶽有夙緣烽鼓甫停筇屐旋奮巾羽

時曜靈方升圓魄未墜極眺蘭垓載歌白華忠孝鬱興輒寓乎雲裝烟駕之內尚平之流連婚嫁康樂之周章山木方斯茂如也與會所至襍染烟墨泉石供其匠心風霞披以生面星紀三易而光景常新固足以磐石松筠丹青嵐壑先生自言曰三十年如一夢即向者南嶽之遊亦夢遊也顧此夢

中景物尚歷歷心且間而人世之烟雲變幻不可把玩者則已多矣先生方肩家國事功名無小遜鄴侯乃獨栖心禪悅托賞丹嶠乞食之請歲一再上幅巾蓮社往往恣物外之遊蓋其胸中灑然實有得乎道者又不只如長源之好縱橫大言涉嵩華而慕神仙已也從來謝太傅丘壑道難忘然則先生之芥眎軒冕蟬蛻塵氛其以祝融君為職志哉

附錄承澤孫北海先生題遊南嶽記序

余嘗言遊山如讀書每隨其人識趣高下以為所得淺深而要不可強也息齋先生三十年前官湖南策兵禦賊以其暇登南嶽而遊覽焉今讀其記如祝融之巍峩二竹之峻峭梵刹書院之星羅棋列與日月雙丸跳盪激射璀璨變幻固已歷歷現前驚心駭目然而未已也至其指顧諸峰一狀其以次匍伏昂首未服一狀其昂首未降者伏地不起一似朱虛侯以軍法行酒罇俎間忽見風蕭馬鳴之槩先生亦以軍法看山集羣峰於杖屐令之

俯首而受。約束羣峰。亦惕息無敢遁情。以聽先生之進退。奇哉文乎。蓋先生學佛者也。方將以一芥納須彌。衡嶽稱雄鉅。視須彌直纖塵耳。尚未足滿先生一芥也。益信遊山一事。識趣高。則所得自深。而余言果非妄也。

遊天目山記

有小引

余夢想天台雁宕之勝。每奮屐欲往。因思登涉之艱。尚爾趑趄。有一禪客謂余曰。近地名勝。固有逾于台雁而舉足卽是者。莫如西天目。何必舍近圖遠也。余聞言瞿然。嘗讀高峰中峰語錄。仰止久矣。且大覺玉和尚近亦飛錫到彼。重輝祖席。以勝地而兼有勝事。豈容當面錯過。于是金閭觀競渡後。亟理禹航之棹。假道臨安。上西天目。時康熙丙午夏五十有二日也。

十二日自餘杭登陸行二十五里至青山鋪。澗流夾岸。亂山爭至。山無大小。皆竹木衣身。肥翠奪目。薄暮過臨安。宿新溪渡。十三日早發。時雨足。初收峰頂。漸生茂林。修竹携伴來迎。皆如新沐。曉粧整潔。可愛行十里許。至護龍嶺。嶺左有茶亭。順治十七年。東天目住靜吳江僧人岩隱捐鉢貲置田數畝。以供茶資。勒石亭中。亭前羣峰環峙。森若螺髻。獨對面一峰。白雲抹頂。似几案。平鋪亭後。一石橋。名子芳橋。踰嶺而踞。過嶺二里許。至橋東村。跨澗爲板橋。澗水清泓。可掬。

而飲澗。右石壁巉巖。仰視壁上。松篁蔽天。令人低徊不忍去。行五里許。至青嶺。又五里至碧淙。四面皆山中。餘一線泉流淙淙。合山光樹影。攢綠入泉。故名碧淙。遡碧淙而上。山愈濃碧。益深。從此步步入翠微中。又五里至石澗。又名白鶴灘澗。與石鬪。雪浪蠡起。遙望之。如白鶴一羣。竚立水濱。或又云昔有白鶴禪師住此。故名。然未詳何代。又五里至冷水塢。山勢嚴密。迴合無罅。于轉身不得處。忽闢一境。闢已。又復迴合。如故。如此轉合。轉闢。轉闢。又轉合。層折不計。其次始

信天下事理。蓋有無盡之藏焉。凡自以爲已至者。皆非其至也。又十餘里至沈村山。圍頓寬阡陌。碁布約容萬畝。又五里過大有村。山圍仍狹。又五里至雨花橋。橋上有亭。行半里至雙清莊。爲獅子正宗禪寺。元初趙子昂奉勅撰碑。卽梁昭明太子讀書處。此西天目發軔之始基也。寺止存正殿。及殿後祖堂。餘皆係大覺玉禪師。現在經營伊始。重開生面。然規模雖具。鳩工合尖。尚曼曼乎其難之矣。殿正東爲陽和峰。正西爲翠微峰。西北爲昭明峰。東南爲旭日峰。此四峰

者。皆昂首雲端。有驚然雄長。諧峰之意。殿之正南。有隔江大高山一座。名越王屏。端拱作案。氣局之弘廣。莊嚴罕有其匹也。寺左有東澗。右有西澗。兩澗于寺前合流。出雨花橋。時日方斜。春寸陰可惜。因繞西澗而上。行二里。卽昭明太子庵。路傍皆干霄古木。夏日疑秋。菴內有洗眼池。池水清徹無比。以之洗眼。能明目。去祖塔尚十里。而遙遂還宿寺內。十四日早餐後。從寺後西北行二里。至仰止橋。橋下澗聲怒吼。匹練倒垂。不斷三里。至環翠亭。稍憇。傍有花石峰。峭崿欲

墮。嵯上喬松。隊列肅若軍容。俯睇亭前雲海。宛然波紋起伏。轉瞬萬狀。時有高下。峰頂參差。出沒其中。疑百千。黛石宕漾。洪濤快哉。未有之奇境也。五里至半山橋。澗聲至此益怒。因危石分道。相拒致白練橫裂而下。又有千尋老樹。呼朋礙日。晴晝欲雨。七里至白雲岩。又名觀音岩。行里許。路有眠牛石。相傳高峰祖師初入山修道時。路聞牛鳴。叱之卽止。此又里許至真際亭。真際者中峰祖師贈太尉瀋王海邱居士之別號也。有真際說。載廣錄中。內有真不立而真存。際

不形而際徧等語。過斯亭也。令人如親領授記焉。行數武至高峰禪院。內供有遺像。今玉師新構閉關之所。又西南行至千丈巖。高峰塔院倚巖而居。左爲獅子峰。若張口欲噬。右爲象鼻峰。有長鼻下垂。東行里許。爲殿之故址。高峰死關卽在其左。閱寒暑十七載。未嘗跬步出關。北行至斷崖祖師塔院。有大樹前峙。廣四五圍。高約數十丈。又東行爲中峰祖師幻住菴。師所在結茆以居。皆名幻住。此亦其一也。下有西方菴。稍西爲悟道亭。亭後卽中祖塔院。亦有大樹當院。

門其高廣視斷祖處更過之。聞此樹爲一山之冠云。塔右爲活埋菴。昔高麗謁中峰。謂吾師其活埋于此乎。又歷級而上。爲香爐峰。又名立玉亭。乃中祖宴坐處。峭石林立如玉。左對卽玉柱峰。上豐下銳。亭亭天表。峰頂古松數株。生自石罅。離奇夭矯。似虬龍偃仰。其上可望不可卽。此時廻顧千丈巖。已俯懸其下。兼之停午日高。雲海頓涸。嶙峋萬峰。悉循次匍伏。卽雙清莊前所仰睇之陽和昭明諸峰。亦皆俛首帖地。無復敢有鴛鴦雄長之態矣。嗚呼。觀至此止矣。從間道

而下。約五里至中和菴。占地絕勝。菴後一峰聳秀。蔚蔚。未知何名。余謂玉師曰。此名玉立峰可也。師然之。仍出半山亭。循故道還雙清莊。惜乎。余見山忘道。卒未能見道。忘山。而于茲山之勝。猶依依不能釋。諸懷也。因援筆爲之記。時從遊者武林大廷尉型遠戴君。余見世濂余孫秉樸暨猶子永叔沈甥公抑嚴內姪山公茅甥孫匡餘。其携絲竹管絃。沸響雲中。以助余遊興者。則姑蘇沈子仲明。顧子君聘。金子叔禮也。

附宋實穎遊天目山記跋

嘗讀蘇子瞻游徑山寺詩云。衆峰來自天目山。勢

若駿馬奔平川。中途勒破千里足。金鞭玉鐙相廻旋。固知山川之美。奇妙無際。然世之幽人僻士。既不能齋三日。糧結侶爲勝遊具。而縉紳大夫。溺於塵俗之樂。又無暇以游。卽游矣。而胸中無書。卷氣與山水格格不相入。則亦過目而忘之矣。今年丙午長夏。讀太傅金公天目山紀游。爲之反覆莊誦。不能釋然以去。蓋太傅公績學嗜古。無體不備。而尤淡於雙林南印之學。其所見皆山。卽所見皆道。旣無山非道。則又無道非山。故能以了然於山者。了然於心。以了然於心者。了然於筆與手。是安石之履齒所不克至。而樂天之竹杖所不容攀也。天目之勝。藉公之記而益彰矣。然則天下之名山大川。非得魁壘奇傑之人。若公之。以筆墨爲樂者。其湮沒可勝道哉。公之文孫淳還。好學深思士也。持公之記。謂余曰。願有跋。俾余以菰蘆固陋。藉公之記。以附名于其後。其又不爲之喜且幸歟。囚不揣而述其大畧若此。

遊洞庭西山記

有小引

余自壬寅歲蒙

君恩歸老。風燭餘光。不敢浪擲。閉戶讀書之暇。喜尋山

水之緣。獨西洞庭緣慳乙巳冬。曾駐東山數日。

卒爲石尤所阻。弗克西渡。夢魂耿耿。今春有客

語余曰。西山勝景。倍逾往年。因湖水淺涸。多恠

石浮湧。奇珍畢現。有本山龐眉老叟。所未經見

者。真千載一時也。余聞之神躍。遂于又四月朔

三日。由東山買舟。掛帆而西。喜風日晴和。片晷

全文通公集 卷之三
即達亟奮遊屐。徧歷諸勝。信客言之非誣也。因
信筆記之。以識我。

天恩並茲山不朽云。

康熙六年丁未閏四月三日。自胥江發棹。由木瀆登
輿。過下堡。出水東渡口。水淺舟膠。褰裳可渡。雖一葉
難用篙櫂。竟以一人下湖。舁之抵岸。如履平陸。因思
乙巳冬曾渡此。波濤人立。咫尺望洋。卽長年未免恫
心。今且兒童可狎。安得世路中風波頓息。有如此渡。
也是夜宿東山翠峰寺。環寺皆肥綠翠色。可愛。宜其

以翠得名。寺左有悟道泉。雪竇顯禪師說法處。衆僧
烹新茗相餉。色味殊勝。虎丘想以水勝也。次早出寺
門。從山後覓渡。喜湖平無浪。對望西洞庭。如舉手來。
招有親愛意。偶得雙桅一船。遂乘之。而西。飽掛順帆。
良驥無此疾。肩輿亦無此穩。中流環顧。四面皆山。廻
抱一泓。宛如一。大西子湖。始信平日遙望兩山對峙。
東西相向。比肩而列。非真位置也。瞬息抵西岸。射瀆
橋。自橋北行三里許。至福源寺。一路果實繞籬。長松
夾道。寺內羅漢松一株。大可四五圍。高三十餘丈。應

金文通公集 卷十二
是千餘年物。過寺東行三里許。至林屋洞。有王文恪公題天下第九洞天六字于石壁。洞如低簷覆額。須匍伏蛇行。燃燈乃得進。相傳通蜀之峩嶻。按志則岱嶽羅浮皆通。明天順間。徐武功曾篝燈深入。見有隔凡二字。卒莫敢前進。稍左爲暘谷洞。洞左爲無礙菴。菴前湖光湧現如寶鏡。忽浮。南望有小山對峙。卽石公山。尚相去十餘里。遙睇便知爲靈岫。西數武爲屏巖。巍石環列。石色皆奇。狀如列屏。石頂有古木一株。芽自石上。離奇盤亘。木與石凝結爲一。幾不可辯上

有文恪公書偉觀二字。余曰。此豈特人間偉觀已哉。必古來列僊携羣晏息而相與會盟于此地者也。應題曰僊幃。南行數里。則皆平洋地。桑麻蕃密。林木蒼森。不知此身之在湖中。亦併不知其在中。又迤邐南行。湖光復現。風恬波息。一片空明。世界凝眸。注視恍若湖山。皆已入定。靜氣亘兩間。此時石公將近。石色愈奇。有洞軒敞如庭。如堂。約可坐百人。名歸雲洞。又東爲寂光洞。軒廣遜之。又北行數武。爲聯雲幃。亦文恪公題。右爲步雲梯。天生階級。卒不可得而升。上

有石公菴菴左有亭稍憇一餐亭後石壁聳峙直插
霄漢。余擬題曰我欲振衣又稍北卽石公二大石濱
湖而踞如靈威丈人臨流竚立又如金猊獅子踞地
而坐俗稱爲石公石姥蓋以肉眼視也右有石磯週
迴數十丈誌稱石板彷彿虎丘石塲平坦瑩潔其寬
廣更過之且千人石焉能移之傍水也令人頓足不
忍去石公北面爲一線天疑巨靈剖石中分一線微
透天光從線隙側身而上約百餘步乃登其巔踞巔
四望遠近大小諸峰如龜鼉猫鼠之屬星羅一鏡中

靡有遁影時日已斜春幾于忘歸與人促甚遂向北
折西而還約行二十餘里山圍乍閤乍開湖光時隱
時現廣陌平疇亦倏去倏來歸途景色變幻百端不
覺夕陽西頽繼以燈火方抵舟瀆宿賢主鄭君玉家
屈指一日所遊諸勝已得過半秉燭夜遊端不虛也
初五早自鄭涇灣東行數武爲金家嶺西望郭家山
如綠雲堆滿山坡名舟里梨雲繞山皆梨樹每到花
開又如白雲裊山經數晝夜不散稍東爲東明山有
宋宰相鄭廉夫諱清之墓古松二株狀如虬龍干霄

又東爲曠里山。五義女墓在焉。卽廉夫孫女。曰貞。曰素。曰淑。曰雅。曰新。德祐乙亥九月。金人濟江。自以美質。恐爲人所亂。豫築一大壙。因事亟。丙子二月八日。五女並生。藏之震澤。編止載有晉書王氏五孝女。竟未及鄭。想未閱鄭氏譜耶。嗟乎。爲女子者。義與孝。並難。况一門一時。而有五焉。尤難之難。豈可使之湮滅不傳哉。余故詳列其名。併備誌其年月日。使後之遊者。過此而歛歔。憑弔肅然。仰止所關。世道人心。非細故也。此山之巔。卽石屋頂。其高僅次于縹緲。下睇湖

中一小山。狀如梭子。名小浮山。貼水而眠。早不加高。水亦不淹。東行里許。爲華山寺。寺內有三泉。一靈泉。一鑑泉。一蒙泉。水俱澄澈。惜泉之不幸。未遇韻僧。一爲點綴。而表章之也。又東南行二里。過小嶺。望湖之西南。有小山如黛。爲青浮山。又東南有拳石如椿。凸起水面。名王公椿。再里許。爲四皓祠。想自商山。應召定儲。後各變姓名。隱此。又里許。過珠藤嶺。又五里許。爲石佛寺。湖水濺足。捨輿徒步。大龍湫。石更奇怪。有。如珪瓚而瑩潤者。有如劒戟而廉銳者。有如龍而臥。

者鱗角全具有如人而昂者勢若舞蹈有如獸而欲攫者猙獰可畏有如鳥而奮翼者騰躍半空有扣之若鐘鼓其聲鉉以遠者有拊之如金玉其音清以越者其他如龕如牀如几如椅玲瓏刻畫似極人工之巧者不勝指數至所稱四柱三牌樓壯麗精整未審經幾匠師構成則尤咄咄可怪已自開闢來經萬古洪濤激嚙幻成靈異非逢極早不顯時與同遊諸人携觴坐嘯其間直竊據龍宮蛟窟而有之不知此時颶母封姨竄匿何所卽本山老叟咸謂不睹此奇境

者六七十年于茲矣余何幸以崦嵫餘息而邁此也因盤桓者久之稍東爲小龍湫石雖奇而遜焉又東行爲消夏灣灣深九里口濶三里遙思闔閭避暑于此令人涼生兩腋會日將晡亟賈勇奮屐直躡縹緲絕頂千巒百嶂俱以次匍伏莫敢昂首仰視卽莫釐素號倔強亦逡巡拜下風一縱日間舉三萬六千頃之全身到此俱現七十二高峰之頂足至是畢呈乃若無名之培塿如以一白玉盆盛翠石纍纍和盤托出無一漏者可謂地盡三吳勝窮千里矣快哉觀止

矣。輿人及僕夫皆擊節嘆詫。歸途穿樹果松窩中。如乘飛鷁破綠浪而下。須臾還舟里梨雲。仍宿鄭氏。今而後始獲了。西山之願不徒付之夢想已也。然回思兩日內目之所矚與夫足之所履俱非復人境。恐猶是夢想也。是不得不爲之記。至于從我遊者。雪山禪師曾提祖印于本山羅漢寺。胸羅諸勝實我導師。余孫秉樸秉楡甥孫茅子廷餘偕余兒世溪內兄沈君昭夏姑蘇韻客沈子仲明顧子君聘杭子正言併寓主鄭子君玉皆與茲山有宿緣者也。因並記之。

再遊西天日記

有小引

歲丙午夏五月余曾爲西天目之遊殊快人意。但比時天氣漸炎未獲登絕頂爲歎。今幸歸老餘生色力尚健不敢辜負。

天恩唐喪駒隙之流光况夢想大覺高風者又一年矣。乘茲季秋令序亟買一葉仍假道禹杭直上西天目絕頂宿獅子禪院者兩日宿千丈巖者一日既親知識又飽名勝覺茲遊之更快於前也。因再爲之記云。

丁未九月二日。自餘杭登陸。出西門。沿溪而上。凡大小高下諸峰。皆循次來迎。如故舊。久別重逢。情意倍洽。兼之重陽欲近。木葉未脫。丹楓乍生。環顧山容。較春粧倍艷。雨後溪漲。溪中竹筏縱橫。乘流競奔。似浴鳧戲波。殊添景色。行二十里。至青山舖。係臨安縣界。諸峰之先至者。俱陸續別去。其後至者。絡繹不斷。或松竹衣身。肥綠將老。或染楓數點。膩容自矜。自青山舖西南行十五里。過五柳橋。又五里。抵臨安縣。縣西行三里。過馬溪橋。溪水倚石。漸作聲。喬松古木。亦漸

次伺。立道左。又五里。至新溪。溪聲益張。雪浪層湧。響答山谷。因徘徊者久之。初疑爲清溪。詢之土人。謂此溪無定形。時左時右。故號新溪也。余思世事無常。一切榮枯。得喪順逆。悲歡轉盼。卽新有如此。溪凡人之多思多慮。妄想執着者。皆昧其爲新也。是晚宿新溪。初三日早發。曉霧氤氳。山頂倏沉。倏浮。有時濃陰疊翠。有時輕煙淡抹。疑是迂林筆意。已而盤旋山足。步步履高。遙望一橋橫跨嶺上。名護龍嶺。已行十里。從嶺而下行二里。至橋東村。村西臨澗。澗濶數十丈。有

板橋連接以渡。余舍輿徒步。橋雖杌隉。全不心悸。頗自慶幸。又十里過青嶺。時旭日漸升。雲氣盡斂。山容始定。楓色丹黃。參差隱現。如曉粧初成。娟麗動人行。七里至碧琮。稍憇午餐。余昨年過此。曾記有山光樹影。攢綠入澗。故名碧琮之句。時夏五月也。今過此。秋深。又於攢綠中。增綴錦霞點點。令人莫可名狀。自此羣峰沓至。勢欲合圍。環視楓葉間錯。又似五色旌旗。掩映林麓。以壯合圍之勢。余身在重圍中。愉快無比。惟恐其圍之頓解也。適輿人誤從間道。山圍愈狹。層

折迴。合幾於無間。可容忽從一隙躡級而上。極其陡峻。各上已嶺。過嶺二里許。山圍稍寬。然卒未嘗解嚴。仍由大道至白鶴灘。白鶴景奇。余昨年亦記及之。時已隔歲。澗鬪未歇。白鶴一羣。依舊竚立不散。又行二里許。過李王橋。橋下溪水潺湲。從此溯洄而上。噴激長數里。因天目將近。故先聲雷耳。附近羣峰。亦皆聳秀華整。有冠裳佩玉之度。知其爲獅子禪院之前導也。比至雨花橋。日已斜春。遙見輪奐蔚然。規摹式廓。及入寺瞻禮。則正殿之前。已建有藥師前殿。殿後建

有法堂與東西兩禪堂。左右迴廊稱是。其他寮舍客房齋堂等。無一不具。併築有山門基址。異哉。當此物力維艱之日。誰爲布金長者。而一載之內。構如許工程。則皆大覺和尚之道力孤撐。行徒雲集。凡匠作夫役。悉叅禪學道之流。不惜勞瘁。爲之。並不借力於外。所以費省功倍。重開獅子禪院之生面。如彈指頃也。何啻運水搬柴。事事偶諧哉。是夕謁和尚。茶話畢。卽留宿。次早上山。禮三祖塋。一出門。四顧楓葉甚盛。相隔僅一日。氣候較臨安更早。行二里。至仰止橋。瀑吼

甚厲。遙望雲端內。隱隱白光閃爍。有雪濤千片飛灑。而下。左顧爲昭明峰。稍上則爲香爐峰。兩峰比肩。上下各鬪。楓色備極鮮妍。而香爐峰深厚濃郁。則又勝之。對面仰眺爲千丈巖。亦若倩粧高居。與兩峰競。其餘無名諸山。亦各飾麗容。佐之。此時錦繡盈眸。爛熳無比。爲之頓足狂叫。行三里。至半山亭。雲氣忽蒸動。知幻成雲海。須臾。海湧遠近諸峰。相率遯去。滿目錦繡。亦倏焉韜藏。無餘。雨浙浙鳴葉。幸茂林深麓中。衣未沾濕。少頃雨止。諸峰之遯者。悉還。一時韜藏之錦。

全宋文卷之三十三
三
繡。仍滿盤托出。更加鮮潤。五里至千丈巖。禮高峰。祖
塋。過大覺關。房稍憇。關之左爲獅子巖。右爲象鼻峰。
占地絕勝。斜對翠屏峰。楓葉蔽山。如萬錦攢簇。極五
色之變化。窮巧繪之。點染未能摹似其萬一。前此稱
最之香爐峰。又迥出其下矣。快哉觀止矣。直遊我於
華藏海中。豈復人間世也。西上數武。至開山塋院。午
餐。雨大下。度弗克登巔。欲中止。又垂宿願。且舍此華
藏世界。將汲汲何之。遂令童子下山。携臥具爲來朝
躡巔之計。時尚未日晡。禮中祖塔。復回至關房。熟視

翠屏景色。因乍雨乍歇。變幻百端。抵暮晚粧更迷離。
目炫。是夜宿大覺禪榻。夢魂猶酣華藏中。晨起頗有
薺色。亟奮足而上。一路怪松隊列。山愈高。松愈奇。行
八里至仙頂。飛鳥斷絕。竹木不產。但有巨石林立。宛
似我吳之天平山。萬笏朝天。再行二里。始至絕頂。有
大石如屏。高可丈許。中劃六扇。相傳四仙人所鏤。各
厚五六寸。鋸紋整截。絕類木板。其他石如鋸成者。不
可勝指。攷四仙人。曰洞元。曰寶華。曰含清。曰歸一。特
未詳其爲何代耳。頂上爲金仙菴。皆天然巨石。四而

合成足蔽風雨。余坐菴中久之。不自疑其非仙也。惜
蠻煙四起。雲影鬩翳。一望浩森如大瀛海。未能廓我
目圍。燭千里而鏡萬象。姑留未了之緣券之異日耳。
從頂東折而下。回顧金仙菴。反若有離家出門之况
爲之悵然。時零雨霏微。煙景益異。歷盡仙石。奇松復
來。未幾障天古木擁隊而至。已近斷祖塋前。冒雨禮
塋。合兩日而禮三塋之事畢。仍回至開山塔院。午餐
意欲再遊華藏。流連翠屏峰半晌。苦輿人促甚。由故
道還至半山亭。飛瀑分道疾馳。濺人衣袂。此亦雨後
山遊之一勝也。余客歲已有遊記。愧見山忘道。卒未
能見道忘山。而自今思之。無山非道。則見山猶之見
道。旣不忘道。又何必忘山哉。質之大覺唯唯。余是以
復爲之記。凡山中之勝。載前記者不復贅。余兒世濂
世湑。次孫秉樸。暨吳門顧子君聘。沈子仲明。則皆從
我遊者也。

遊徑山記

有小引

徑山祖窟。余夢想翹勤。非一日矣。歲丁未九秋。先上西天目。禮高峰中峰斷崖三祖塋。畢隨尋雙徑故道。杖策五峰禮國一欽大慧杲元叟。端併紫柏諸祖塔。茲役也。於天目見奇松於徑山。見快竹於青松翠竹。間見諸祖意。端不負我風燭餘光也。因記再遊天目而復爲徑山記云。

九月六日。自西天目發足。向東北行。時宿雨乍收。山皆新沐。楓亦初染。曉色可愛。一路行。山圍中。泉流不

斷大者沛益成河小者盈溢畦陌行二十里至目源橋橋跨怒澗數十丈幸木板堅厚竟登輿而過又二十里至無垢寺午餐凡踰高嶺者三渡大小澗者不計其次水聲山色充塞耳目復行二十里宿福勝寺一淨室是日山路艱阻僅行六十餘里可見世間賞心樂事得之艱阻者其受用反奢也次早過高陸鎮鎮東有石橋甚壯麗名洪橋橋下澗勢雷奔更過目源其餘亂澗縱橫無橋可渡輿人赤足涉水水湍石滑頗覺心惴行十里至風嘯嶺自是修篁礙日筠濤

層湧堪與天目松頡頏仰望徑山五峰比肩巍峙一名鵬搏一名大人一名晏坐一名朝陽一名鉢盂皆碧陰攢頂狀如富家女兒翠飾盈髻有飛湍千丈懸崖迸噴似足練縱拖白光遙射數里詢僧人知爲鉢盂峰觀音殿下之瀑布由風嘯嶺十里至寺門門外大玉蘭二株高可四五丈每花開時雪色照耀令人不能仰視玉瓣墜地厚尺許真世所罕有玉蘭之右有古栢高數十丈大可四五圍號丞相樹殿前有兩娑羅樹左右對峙殿左一大絲杉名龍樹王考誌植

自唐時奇古與丞相樹匹。下有龍湫國一禪師開山。初老龍徙居天目。留此一穴。送供每歲一來。顧雷雨。曠冥入殿。瞻禮梵像。畢過具師方丈。飯寒翠樓。日甫移。寸陰可惜。亟出殿。倩克明禪人爲前導。至朝陽峰。下觀音殿。登龍藏樓。樓甚軒敞。層巒疊拱。僧衆紹雲棲法派。端修淨業。聞谷湛然。兩尊宿曾開堂於茲。西數武。過晏坐峰。昔黃巾賊入山中。祖師方兀坐峰石。連發矢射之。矢皆中石。師晏然不動。因以名峰。峰下觀明月池。池廣畝許。濬自大慧禪師。圓淨如月。澄澈

無比。又數武。至寂照寺。貯方冊藏板處。有樓九間。甚燥潔。以之供奉法寶。允宜。隨拾級而上。禮元叟端禪師塔。經靈鷲塚。聞開山師陞座說法。鷄輒遶座傾聽。說畢。隨衆以散。後師應召去。長鳴三日而化。鷄塚下爲喝石菴。初國一師結菴以居。有巾子山人求度。爲沙彌。師指石謂曰。能喝之使下乎。乃大聲喝之。石應聲卽下。復曰。能喝之使上乎。再喝。石上如前。遂裂爲三。如川字形。石底仍通一線。並不沾地。真靈蹟也。余入菴禮紫柏像。由大人峰。過鵬搏峰。下復禮紫柏塔。

西數武爲妙喜菴入菴禮大慧塔有宋椅二張猶存。余笑謂克明日。慎母令好骨董者見也。塔右有大銀杏。亦宋時植。彷彿天目之老樹。從塔後至梅谷菴。三遊堂。蘇子瞻曾三遊徑山。親題此額。又過松源菴。博山雪關師方丈。兩菴俱有高樓。樓前俱有百尺絲杉。擁隊聳列。亦靜室絕勝地。又從鉢盂峰。過朝陽峰。遊干指菴。卽雪嶠師語風居。有像及衣鉢。塔瞻禮畢。過東坡池。雪嶠嘗留池上。賦詩遊戲。惜今竟絕響矣。抵暮還寺。宿寒翠樓。初八早出寺門。東數武爲羅漢石。

層級參差。先年有五百羅漢來應供。列坐其上。稍左爲望江亭。亭址雖廢。踞坐南眺。錢塘如帶。隔岸越山。昂首北向。有若翹勤祖庭。而趨踰拜舞之狀。自此破竹。圍而下。箚管夾道。翠靄蔽天。輿人亦爲奮足。騰躍竹浪中。人影俱綠。此從來未有之山徑也。十里至直嶺亭。過亭則慈嶺屏張。長松戟侍。肅若清道之軍容。又三里過密藏師靜室。入室禮像。有吾友周安期手書題讚。頂禮之餘。想見藏師爲紫柏之克家子。法苑之大功臣。不禁合掌讚歎。又五里至化城寺。亦貯藏

板處與寂照各分其半。但化城地頗卑濕。又置之平屋。以法寶而漫藏。若此殊爲心惻。行二里至雙溪。兩溪合流。故名。至是而連日之山圍始解。併雙徑之作圍。亦隨之俱解矣。快哉茲遊也。歸舟一回想間。直疑其爲夢遊也。非夢而何。以若斯其快也。

